

岩月龍之介集



芥川龍之介集

魯迅等譯

1927

開明書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芥川龍之介集

實價大洋六角（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芥川龍之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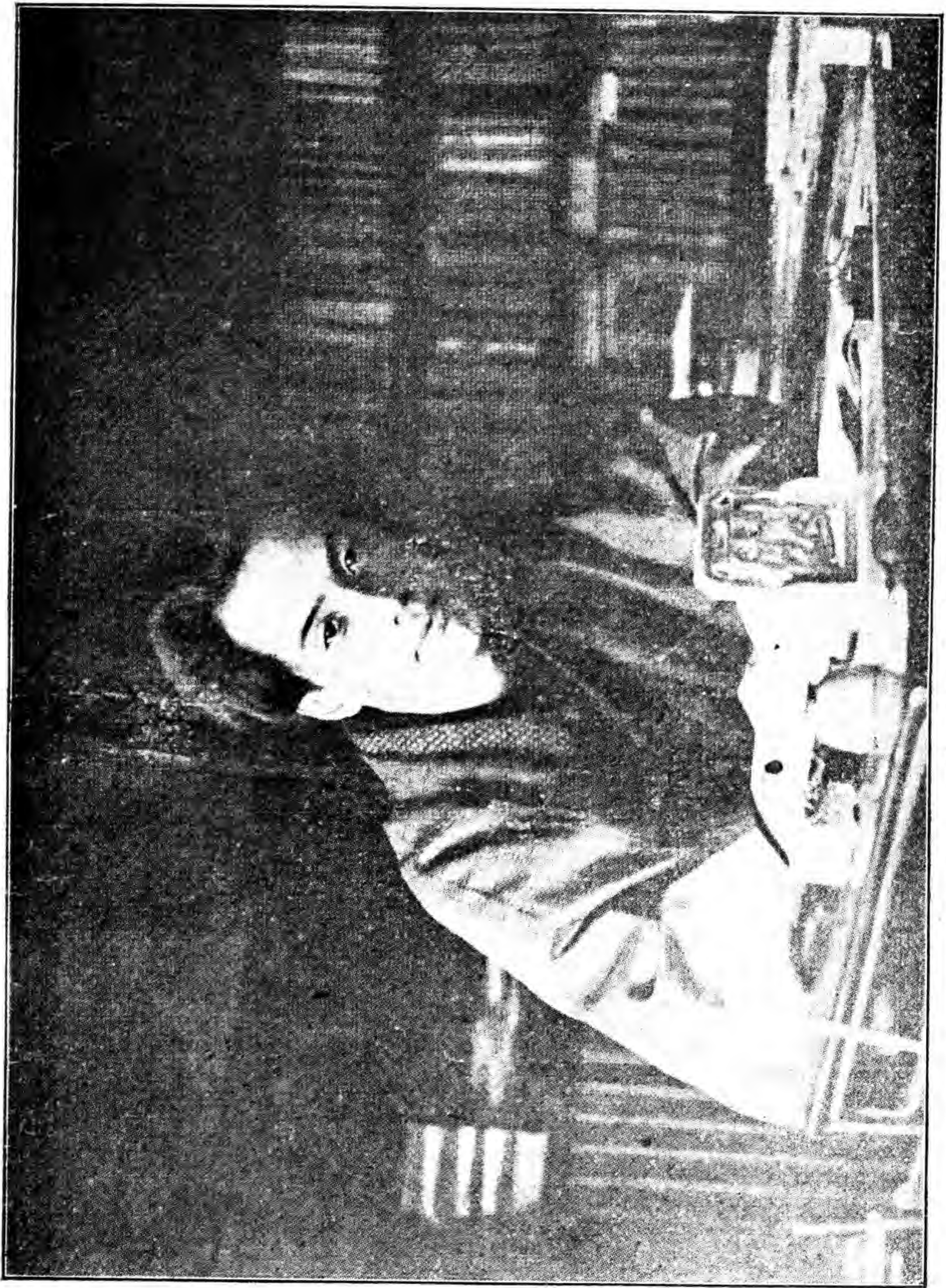
翻譯者 魯迅 方光嚴

夏可尊 章克標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南京路
第一五六號



著者的中齋書

鼻

子

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油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形狀是從頂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着罷了。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陞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裏始終苦著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着將來的淨土的和尙，於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裏，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為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便。第一是喫飯時候，獨自不能喫。倘若獨自喫時，鼻子便達到盤裏的飯上面去了。於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當喫飯時，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來。但

是這樣的喫飯法，在能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裏去了的故事，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的。——然而這事，却還不是內供之所以鼻子爲苦的重大的理由，內供之所以爲苦者，其實却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

池尾的百姓們，替有着這樣鼻子的內供設想，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因爲都以爲這樣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於還有這樣的批評，說是正因爲這樣鼻子，所以纔來做和尚。然而內供自己，却並不覺得做了和尚，便減了幾分鼻子的煩惱去。內供的自尊心，較之爲娶妻這類結果的事實所左右的東西，微妙得多了。因此內供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要將這自尊心的毀損恢復過來。

第一，內供所苦心經營的，是想將這長鼻子使人看得比實際較短的方法。每當沒有人的時候，對了鏡，用各種的角度照着臉，熱心的揣摩。不知怎麼一來，覺得單變換了臉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於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額，堅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

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從來沒有的。內供際此，便將鏡收在箱子裏，嘆一口氣，勉強強強的又向那先前的經几上唸觀世音經去。

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着別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來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寺裏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裏是寺僧每日燒着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類也很多。內供便堅忍的物色着這類人們的臉。因為想發見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來安妥自己的心。所以烏的絹衣，白的單衫，都不進內供的眼裏去；而况橙黃的帽子，壞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雖有若無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節鼻雖然還有，却尋不出內供一樣的鼻子來。愈是尋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時候，無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來一看，立刻不稱年紀的臉紅起來，便正是爲這不快所動的緣故。

到最後，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裏尋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的人物，來寬解幾分自己的心。然而無論什麼經典上，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龍樹和馬鳴，自

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內供聽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帶出了蜀漢的劉玄德的長耳來，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膽壯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極的用了這樣的苦心，別一面也積極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這里是無須乎特地聲明的了。內供在這一方面，幾乎做盡了可能的事。也喝過老鴉腳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過老鼠的溺。然而無論怎麼辦，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長的拖在嘴上麼？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從一個知己的醫士那里，得了縮短那長鼻子的方法來了。這醫士，是從震旦渡來的人，那時供養在長樂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裝着對於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樣，偏不說便來試用這方法；一面卻微微露出口風，說每喫一回飯，都要勞弟子費手，實在是於心不安的事。至於心裏，自然是專等那弟子和尙來說服自己，使他試用這方法的。弟子和尙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這策略。但內供用這策略的苦衷，却似乎動了那弟子和尙的同情，駕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

尙果然適如所期，極口的來勸該用這方法；內供自己也適如所期，終於依了那弟子和尙的熱心的勸告了。

所謂方法者，只是用熱湯浸了鼻子，然後使人用腳來踏這鼻子，非常簡單的。

湯是寺的浴室裏每日都燒着。於是這弟子和尙立刻用一個提桶，從浴室裏汲了連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熱水來。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臉，怕要燙壞的。於是又在一個板盤上開一個窟窿，當作桶蓋，鼻子便從這窟窿中浸到水裏去。單是鼻子浸着熱湯，是不覺得燙的。過了片時，弟子和尙說：

『浸够了罷……』

內供苦笑了。因為以為單聽這話，是誰也想不到說着鼻子的。鼻子被湯蒸熱了，蚤咬似的發癢。

內供一從板盤窟窿裏抽出鼻子來，弟子和尙便將這熱氣蒸騰的鼻子，兩脚用力的踏。內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尙的兩脚一上一下的動。弟子常常顯出過意

不去的臉相，俯視着內供的禿頭，問道：

「痛罷？因爲醫士說要用力踏……但是，痛罷？」

內供搖頭，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的，又不能如意的搖。這是拍了眼，看着弟子腳上的皸裂，一面生氣似的說：

「不痛……」

其實是鼻子正癢，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時之後，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東西來了。簡括說，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雞。弟子和尙一瞥見，立時停了腳，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這個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兩頰，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尙辦。這自然並非不知道弟子和尙的好意；但雖然知道，因爲將自己的鼻子當作一件貨色似的辦理，也免不得不高興了。內供裝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醫生的手術時候的病人一般的臉，勉勉強強的看弟子和尙

從鼻子的毛孔裏，用鑷子鉗出脂肪來。那脂肪的形狀像是烏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長短。

這一完，弟子和尙纔吐一口氣，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着眉，裝着不平似的臉，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過的鼻子來看，誠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縮短了。這已經和平常的竹節鼻相差不遠了。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對着弟子拿過來的鏡子，羞澀的怯怯的望着。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詭話似的萎縮了，只在上唇上面，沒志氣的保着一點洩喘，各處還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過的痕跡罷了。既這樣，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臉，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臉，滿足然的映幾映眼睛。然而這一日，還有怕這鼻子仍要伸長起來的不安。他以内供無論睜眼的時候，喫飯的時候，只要有閑空，便伸手輕輕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規規矩矩的存在上唇上邊，並沒

有伸下來的氣色。睡過一夜之後，第二日早晨一開眼，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內供於是乎也如從前的費了幾多年，積起抄寫法華經的功行來的時候一般，覺得神清氣爽了。

但是過了三日，內供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了。這就是偶然因事來訪池尾的寺的侍者，却顯出比先前更加發笑的臉相，也不很說話，只是灼灼的望着內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將內供的鼻子落在粥裏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時，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終於熬不住了，又突然大笑起來。還有進來承教的下法師們，面對面時，雖然恭敬的聽着，但內供一向後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兩回了。

內供當初，下了一個解釋，是以爲只因自己臉改了樣。但單是這解釋，又似乎總不能十分的說明。——不消說，中童子和下法師的發笑的原因，大概總在此。然而和鼻子還長的往昔，那笑樣總有些不同。倘說見慣的長鼻，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這固然便是如此罷了。然而又似乎還有什麼緣故。

「先前倒還沒有這樣的只是笑……」

內供停了陣着的經文，側着禿頭，時常輕輕的這樣說。可愛的內供常這時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掛在旁邊的普賢像，記起鼻子還長的三五日以前的事來，「今如零落者，却憶榮華時」，便沒精打采了。——對於這問題，給以解釋之明，在內供可惜還沒有。

——人類的心裏有着互相矛盾的兩樣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麼法子脫了這不幸，於是這邊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來。誇大一點說，便可以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樣的不幸中的意思。於是在不知不覺間，雖然是消極的，却對於那人抱了敵意了。——內供雖然不明白這理由，而總覺得有些不快者，便因為在油尾的僧俗的態度上，感到了這些傍觀者的利己主義的緣故。

於是乎內供的脾氣逐漸壞起來了。無論對什麼人，第二句便是吐責。到後來，連醫治鼻子的弟子和尙，也背地裏說「內供是要受法慳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氣的，照例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有一天，狗聲沸泛的鳴，內供隨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來

長的木板，追着一匹長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並非單是追着跑，却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內供從中童子的手裏搶過木板來，使勁的打他的臉。這木板是先前揪鼻子用的。

內供倒後悔弄短鼻子爲多事了。

這是或一夜的事。太陽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風了，塔上的風鐸的聲音，擾人的響。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轉的躺在床上時，突然覺得鼻子發癢了。用手去摸，彷彿有點腫，而且這地方，又彷彿發了熱似的。

『硬將他縮短了的，也許出了毛病了。』

內供用了在佛前供養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勢，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這樣說。

第二日的早晨，內供照例的絕早的睜開眼睛看，只見寺裏的銀杏和七葉樹都在夜間落了葉，院子裏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大約塔頂上積了霜了，還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輪已經眩眼的發亮。禪智內供站在開了護屏的簷廊下，深深的吸一口氣。

幾乎要忘却了的一種感覺，又回到內供這裏，便在這時間。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觸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譜的先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復照舊的長起來了。而這時候，和鼻子縮短時候一樣的神清氣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麼的重復回來了。

『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長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風中，內供自己的心裏說。

(魯迅譯)

羅
生
門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個家將，在羅生門下待着雨住。

寬廣的門底下，除了這男子以外，再沒有別的誰。只在朱漆剝落的大的圓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這羅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這男子之外，總還該有兩三個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二）的。然而除了這男子，却再沒有別的誰。

要說這緣故，就因為這二三年來，京都都是接連的起了地動，旋風，大火，饑饉等等的災變，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涼了。據舊記說，毀將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帶着丹漆，帶着金銀箔的木塊，都堆在路旁當柴賣，都中既是這情形，修理羅生門之類的事，自然再沒有人過問了。於是趁了這荒涼的好機會，狐狸來住，強盜來住；到後來，且至於生出將無主的死屍棄在這門上的習慣來。於是太陽一落，人們便都覺得陰氣，誰也不再在這門的左近走。反而許多烏鴉，不知從那里都聚向這地方。白晝一望，這鴉是不知多少匹的轉着圓

圈，繞了最高的鴉吻，噙着飛舞。一到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時候，這便彷彿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這些烏鴉是因爲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來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爲時刻太晚了罷，却一匹也沒有見。只見處處將要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長的野草的石階上面，老鴉糞粘得點點的發白。家將把那洗舊的紅青襖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階的最上級，惱着那右頰上發出來的一顆大的面皰，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寫道「家將待着雨住」了。然而這家將便在雨住之後，却也並沒有怎麼辦的方法。若在平時，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裏去。但從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將他遣散了。上文也說過，那時的京都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這家將從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實也只是這衰微的一個小小的餘波。所以與其說「家將待着雨住」，還不如說「遇雨的家將，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無法可想」，倒是愜當的。況且今日的天色，很影響到這平安朝（1）家將的 *Sentimentalisme* 上去。從申末下開首的雨，到酉時還沒有停止模樣。這時候，家將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計怎麼辦——說起來，便是抱著對於沒

法辦的事，要想怎麼辦的一種毫無把握的思想，一面又並不聽而自聽着那從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聲。

雨是圍住了羅生門，從遠處灑灑的打將過來。黃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飛簷上，支住了昏沈的雲物。

因為要將沒法辦的事來怎麼辦，便再沒有工夫來揀手段了。一揀，便只是餓死在空地裏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這門裏來，棄掉了像一隻狗。但不揀——則家將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線上徘徊了許多回，纔終於到了這處所。然而這一個「則」雖然經過了許多時，結局總還是一個「則」。家將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揀手段這一節了，但對於因為要這「則」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來的「只能做強盜」這一節，却還沒有足以積極的肯定的勇氣。

家將打一個大噴嚏，於是癩癩的站了起來，晚涼的京都，已經是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風和黃昏，毫無顧忌的吹進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

了。

家將縮着頸子，高聳了襯着淡黃小衫的紅青襖的肩頭，向門的周圍看。因為倘尋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風雨之患，沒有露見之慮，能够安安穩穩的睡覺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樓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過全是死人罷了。家將便留心着橫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擡起登着草鞋的腳來，踏上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於是幾分時以後的事了。在通到羅生門的樓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個男子，貓似的縮了身體，屏了息，窺探着樓上的情形。從樓上漏下來的火光，微微的照着這男人的右頰，就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腫化膿的面炮的頰。家將當初想，在上面的只不過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却看見有誰明着火，而那火又是這邊那邊的動彈。這只要看那昏濁的黃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網的窠井上搖動，也就可以明白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樓上，能明着火的，總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家將是蠍蟻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繞到了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
的帖伏了身子，竭力的伸長了頸子，望到樓裏面去。

待看時，樓裏面便正如所聞，胡亂的拋着幾個死屍，但是火光所到的範圍，却比預想的
的尤其狹，辨不出那些的數目來。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體的死屍和穿衣服的死屍；又
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屍，或者張着嘴或者伸着手，縱橫在樓板上的情形，
幾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爲人的事實。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類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
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啞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將達到這些死屍的腐爛的臭氣，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剎那間，
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爲有一種強烈的感情，幾乎全奪去了這人的嗅覺了。

那家將的眼睛，在這時候，纔看見蹲在死屍中間的一個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
又短又瘦的，白頭髮的，猴子似的老嫗。這老嫗，右手拿着點火的松明，注視着死屍之一的
臉。從頭髮的長短看來，那死屍大概是女的。

家將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動了，幾於暫時忘却了呼吸。倘借了舊記的記者的話來說，便是覺得「毛戴」起來了。隨後那老嫗，將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的死屍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蚤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長頭髮。頭髮也似乎隨手的拔了下來。

那頭髮一根一根的拔了下來時，家將的心裏，恐怖也一點一點的消去了。而且同時，對於這老嫗的憎惡，也漸漸的發動了，——不，說是「對於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對於一切惡的反感，一點一點的強盛起來了。這時候，倘有人向了這家將，提出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還是做強盜呢」這一個問題來，大約這家將是，便毫無留戀，揀了餓死的了。這人的惡惡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樓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燒上來，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爲什麼拔死人的頭髮，在家將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說，是善是惡，也還沒有知道應該屬於那一面。但由家將看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

上面，拔取死人的頭髮，即此便已經是無可寬恕的惡。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強盜的事，在家將自然也早經忘却了。

於是乎家將兩脚一蹬，突然從梯子直躡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喫驚，是無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將，簡直像被弩機彈着似的，直跳起來。

「呸，那里走！」

家將攔住了那老嫗絆着死屍跟跄想走的逃路，這樣罵。老嫗衝開了家將，還想奔逃。家將卻又不放伊走，重複推了回來了。暫時之間，默然的叉着。然而勝負之數，是早就知道了。家將終於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將伊捻倒了。是只剩下皮骨，宛然鷄腳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麼？說來！不說，便這樣！」

家將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將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開口。兩手發了抖，呼吸也艱難了，睜圓了兩眼，眼珠幾乎要飛出窠外來，啞似的執拗的不開口。一看

這情狀，家將纔分明的意識到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於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這意志，將先前那熾烈的憎惡之心，又早在什麼時候冷卻了。剩了下來，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業時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於是家將俯視着老嫗，略略放軟了聲音說：

「我並不是檢非違使（三）的衙門裏的公吏；只是剛纔走過這門下面的一個旅人。所以並不要鎖你去有什麼事。只要在這時候，在這門上，做著什麼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張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將的臉；這看的是紅眼眶，鴛鳥一般銳利的眼睛。於是那打皺的，幾乎和鼻子連成一氣的嘴唇，嚼着什麼似的動起來了。頸子很細，能看見尖的喉節的動彈。這時從這喉嚨裏，發出鴉叫似的聲音，喘吁吁的傳到家將的耳朵裏：

「拔了這頭髮呵，拔了這頭髮呵，去做假髮的。」

家將一聽得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覺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惡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時又進了心中了。他的氣色，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着從死屍拔下來的長頭髮，發出蝦蟆叫一樣聲音，格格的，說了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頭髮，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惡事呵。只是，在這里的這些死人，都是，便給這麼辦，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剛纔，拔着那頭髮的女人，是將蛇切成四寸長，曬乾了，說是乾魚，到帶刀（四）的營裏去出賣的。倘使沒有遭癩，現在怕還賣去罷，這人也的，這女人去賣的乾魚，說是口味好，帶刀們當作缺不得的菜料買。我呢，並不覺得這女人做的事是惡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罷。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覺得是惡事。這也是，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呵。很明白這沒法子的事的這女人，料來也應該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這樣意思的事。

家將收刀進了鞘，左手按着刀柄。冷然的聽着這些話；至於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紅的在頰上化了膿的大顆的面炮。然而正聽着，家將的心裏却生出一種勇氣來了。這正是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氣。而且和先前跳到這門上，來捉老嫗的勇氣，又完全是向反對方面發動的勇氣了。家將對於或餓死或做強盜的事，不但早無問題；從這時候的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類的事，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幾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確，這樣麼？」

老嫗說完話，家將用了嘲弄似的聲音，覆核的說。於是前進一步，右手突然離開那面她，捉住老嫗的前胸，咬牙的說道：

「那麼，我便是強剝，也未必怨恨罷，我也是不這麼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將迅速的剝下這老嫗的衣服來；而將挽住了他的腳的這老嫗，猛烈的踢倒在死屍上。到樓梯口，不過是五步。家將挾着剝下來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裏去了。

暫時氣絕似的老嫗，從死屍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來，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嘔吐似的呻吟似的聲音，惜了還在燃燒的火光，爬到樓梯口邊去。而且從這里倒掛了短的白髮窺向門下面。那外邊，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將的蹤跡，並沒有知道的人。

(魯迅譯)

(註一) 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閩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質地較爲柔軟的，便稱爲採烏帽子。

(註二) 西歷七九四年以後的四百年間。

(註三) 古時的官，司追捕，糾彈，聽訟等事。

(註四) 古時春文坊的侍衛之稱。

秋

信子從在女子大學時，就負才媛之名。差不多誰都認她早晚將成爲作家，在文壇裏出一頭地。有的竟至於隨處宣傳說她在就學中已作成了三百多頁長的自叙傳體的小說。可是從學校畢業以後，在抱育了還未從女學校畢業的她妹照子和她，而支撐着門戶的寡婦母親面前，也有不能儘顧自己的地方。於是她在從事創作之前，不得不依了世上的習慣，先定婚姻的事。

她有一個名叫俊吉的表兄。他當時還進着大學文科，將來似也抱着投身文壇的志願的。信子與這表兄一向就親密來往着，自從談到所謂文學的共通話題以後，愈增親密。不過，他與信子不同，對於當世流行的托爾斯泰主義等，向不敬服，無論何時，總是吐嚼着

法蘭西式的嘲諷或警語。俊吉的這種冷笑的态度，有時很使萬事誠實的信子憤怒難堪，可是她雖憤怒，而在俊吉的嘲諷或警語中，覺得也有不能輕蔑的某物在。

所以，她即在未畢業時，也常與他一同到展覽會或是音樂會去，不消說，這種時候，大抵是她妹妹照子也同伴的。三人在去時和歸時，很自由地一路談笑，不過照子有時卻被置在談話的圈外，照子儘少孩似地張望着店窗裏的洋傘或是絹披肩，自顧自走，對於自己被閒却的事，似乎也不感到甚麼不平。可是信子一覺到這，必立把話頭轉換，依舊和妹攀談。說雖如此，而忘記照子的，常就是信子自己。俊吉似乎甚麼都不在意，總是吐放着伶俐的滑稽語，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跨大了步慢慢地走。

信子與其表兄的交誼，無論在誰的眼裏，都會預想到將來二人的結婚。同窗們對於她的未來，原是羨而且妒，而不認識俊吉的尤甚。（這原不可謂不是滑稽。）信子在一方雖打消她們的推測，而在他方有時却故意裝出真有其事的樣子來。所以同窗們在未畢業時，早已把她和俊吉的樣子，像新郎新婦的照相一樣，各在腦子裏合做一處明明白白

地印着了。

不料，畢業以後，信子竟違反了她們的預期，突然和新近在大阪某商業會社服務的一個高商出身的青年結婚，并且結婚式後只二三日，就和新夫同到服務所在的大阪去了。據那時到中央車站送行的人說，信子仍和平常時候一樣，現了愉快的微笑，把容易流淚的妹照子多方勸慰着哩。

同窗們都怪異了。這怪異的心裏，却雜着高興的感情，和與從前全然意味不同的妒意。有的信賴她，把一切歸責於她母親的意志。有的懷疑她，說她突變了心。可是，她們自己也知道，這種解釋到底不過是想像罷了。她爲甚麼不和俊吉結婚？在這以後的若干期間，她們一有機會，必把這疑問當作大問題來談論。過了兩個月光景，——她們全然把信子忘了，不消說，連她所要作的長篇小說的話頭也忘了。

信子在這當兒，已在大阪郊外作了幸福的新家庭。她們住的地方，即在附近一帶，也算是最閒靜的松林裏。松脂的香與日光——這兩種東西常於丈夫不在時，在新租的樓

屋中，管領着潑辣的沈默。信子在這樣的午後，每當無端地感到氣鬱時，必開了藏縫紐器具的小箏抽屜，從底裏翻出那疊着的桃色紙的信箋來看。信箋上用鋼筆細細地寫着這樣的語：

「——一想到可與姊姊同在一處者只是今日，即在寫這信時，眼淚也不絕地迸出。姊姊，請寬恕我！照子在姊姊的可憐的犧牲之前，不知要怎樣說才好！」

「姊姊爲了我的緣故，就把這次的婚事決定了。姊姊雖說不是如此，但我是明明知道的。那次，一同到帝國劇場去的晚上，姊姊問我愛俊哥嗎？又說如果是愛的，那末姊姊必替你盡力，你可到俊哥那裏去。大概，那時姊姊已看到了我想寄給俊哥的信了罷。在那封信失去的時候，我真恨過姊姊，（請原恕，只這一事，我也不知怎樣地對不起你。）所以那晚姊姊的親切的言語，在我反以爲是譏諷，我的動了氣，不會作像答覆的答覆，這情形不消說你也不至於忘記的。過了二三日，姊姊的婚事突然決定了，我那時甚至於想死了來向姊姊謝罪哩。姊姊原也是愛俊哥的，（請勿隱瞞，我是很知道的啊。）如果沒有顧算到

我自己必已嫁了俊哥了。可是，姊姊却屢次反覆地向我說不會想着俊哥，後來終於和向不相識的人草草地結婚了。我的好姊姊！我今日抱了雞來，說「向要到大阪去的姊姊行禮。」你記得嗎？我是，想叫了所養的雞，也同來向姊姊謝罪的。那麼一來，弄得甚麼都不會知道的母親也哭了哩。

「姊姊明日你已要到大阪去了，但無論何時，總請勿棄姊姊的照子，照子每日朝晨一壁飼着雞，一壁記起了姊姊的事，在背了人暗哭着呢……。」

信子每讀這小孩口氣的信，必要落淚。一憶起從中央車站將上火車時，照子悄悄地，把這信遞給她的神情，尤覺得說不出的可憐。可是，她的結婚，果如妹子所想像，是全然犧牲的嗎？這樣的疑念，在落淚後的她的心裏，常擴大為苦悶的心情。信子為欲避這苦悶，大抵一味把自己浸入在快悅的傷感裏。一壁凝視這時映在外面松林間的日光，看他漸漸地轉成黃的暮色。

結婚後不覺已三個月光景，在這裏面，她們也如一般的新婚夫婦一樣，過着幸福的日子。

丈夫是個帶有女性的寡言的人物，每日從會社回來，晚飯後的幾小時，總是和信子一塊兒過的。信子動着編物的針子，有時也談近來世間所喧傳的小說或戲曲的話，在這談話中，偶然也有把基督教氣的女子大學趣味的人生觀歸入的事。丈夫醉着晚酌後的臉，把晚報放在膝間，有趣味地聽她，却是可以稱作他自己意見的話，一句也不曾有參加過。

他們差不多每逢星期，就到大阪或其附近的遊覽地去過閒散的一日。信子每於乘火車或電車的時候，對於那隨處飲食不以爲意的關西人，很是鄙薄，覺得柔和的丈夫的態度，在這點上也已上品可愛。丈夫漂亮的狀貌，一雜在那些人們中，真覺得自帽子，上衣，

以及赤色的靴子，都會放出一種化粧肥皂似的清新的空氣來。至於夏季休假中去看舞妓的時候，和在同一場內的丈夫的同事們比較了看，尤不覺要起矜誇的心情。可是，丈夫對於這些卑俗的同事們，却似乎意外的很親密着。

在這期間，信子記起久已高閣了的創作來，於是揀丈夫不在家時，每日伏案一二小時。丈夫聞知這事，說『真個要成女流作家哩！』在柔和的唇間露出微笑給她看。可是，雖伏着案，筆却意外地不進，她常茫然地手托了頭，傾聽那炎天松林間的蟬聲。

殘暑快將轉為初秋的時候，有一日，丈夫正預備到會社裏去，要想把汗污的領頭更換，可是不湊巧，所有的領頭如數在洗衣作裏，家裏一條也沒有存着。丈夫近來正喜修飾，分外不快似地洗下臉來。一壁吊着背帶，一壁不覺說出『只做小說是不能行的』的厭語。信子只是默然地俯了眼，把上衣的塵埃拂着。

過了二三日，有一晚，丈夫從晚報上所登着的食糧問題，說到每月的費用不能再減省些嗎，『你也不是永久做女學生的』——這樣的話也出之於口了。信子一壁不得要領

地回答，一壁正在紗上替丈夫繡着領帶。丈夫却意外地執着追究，『就說這領帶罷，不還是買現成的便宜嗎？』仍是執拗了說。她更不會開口了。丈夫於是蒼白了臉，沒趣似地只管讀商業上的雜誌等類。等到寢室的電燈熄了以後，信子把背向丈夫時，用了輕微的聲音說『以後永不再做小說了。』可是丈夫仍默着。過了一會，她用了比前還低的聲音反覆再說同樣的話，隨後即露出泣聲。丈夫叱了她幾句，她的啜泣聲，在好久以後，還斷續不已。可是，不知在甚麼時候，信子又全然絕着丈夫了。

第二日，他們依舊變作了要好的夫妻。

却是在這以後，過了十二時丈夫還未從會社回來的晚上也有，而且，等到回來的時候，酒臭撲鼻，至於連雨衣都不能自己脫除。信子繡着眉頭，殷勤地替丈夫更換衣服，丈夫却毫不爲意，硬了舌頭說謔話。『今夜我不回來，小說想做了不少了罷。』——這樣的話，屢次從他女人樣的唇間流出。這晚她上了牀，不覺落淚。如果照子見了這光景，不知要怎樣地給我一同哭啊！照子，照子，我所心賴的，就只你一人啊！——信子時時在心裏呼着

妹子，一盤爲丈夫的酒臭的睡息所苦，差不多全夜沒有合眼，只是輾轉反覆。

可是，一到了第二日，彼此又自然地好了。

這類事情反覆了好幾次，秋漸漸地深了。信子伏案執筆的時候不覺也少起來。丈夫在這時，對於她的文學談，不像以前地有興味。她們每晚在長火鉢旁對坐了，只是把時間消磨在瑣屑的家庭經濟談裏。並且，在晚酌後的丈夫，也似以這種話題爲最有興味。信子有時鄙夷似地偷看丈夫的顏色，可是他却毫不關心，嚙咀着新留的鬚鬚，用了平常所沒有的快活的態度，把甚麼「照這樣子，如果有了小孩……」等類的話，來周偏地想了說。

這裏面，每月的雜誌上，漸漸有表兄的名氏了。信子自結婚後就像忘了似地和俊吉未曾通過信。他的動靜——像甚麼已由大學文科畢業，新近在組織同人雜誌之類，都只是由照子的信裏知道的。並且，在這以上，也不想知道關於他的事。可是一見雜誌上載有他的小說，依舊覺得難忘，她翻着紙頁，好幾次地獨自微笑。俊吉在小說裏，也仍把冷笑與

諸謎兩種武器，像宮本武藏（寬永年間有名的二刀流的劍客——譯者注）的用着。也許是心理作用罷，在她，覺得這輕快的諷刺的背後，潛藏着表兄從前所沒有的寂寞的自棄調子。同時又覺得自己這樣想，是在替他瞎操心。

信子從這以後，對於丈夫更加溫柔。丈夫在夜寒中隔了長火鉢，常可見到她的快活微笑的面龐。臉上也比以前化粧得後生。她一壁做着針線，一壁談到她們在東京結婚當時的記憶。丈夫對於她記憶的細密，既覺得意外，又覺得歡喜。『你竟連這種事都還記得。』——丈夫這樣嘲戲她時，她只默然地用眼送過帶媚的回答去。至於爲甚麼如此不忘，她自己內心也常覺得奇怪。

不久，母親信來，報告信子以妹子已訂婚的事。信中并附說，俊吉爲妻照子，已在山手的某郊外設備新屋了。她即對母親和妹子寫長長的賀信。『此間無人照料，吉期恨不能親到……』——在寫這種文句時，她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屢次筆滯寫不下去。在那時候，她必舉眼去凝望屋外的松林，松在初冬的天空下，簇簇地作了蒼黑色繁茂着。

當夜，信子夫婦就以照子的結婚作了話題。丈夫露了照例的微笑，把她所學的妹子的口調，有趣地聽着。可是在她，覺得竟像自己在和自己說着關於照子的事。「哦，睡罷。」——二三小時以後，丈夫擦着柔弱的鬚鬚，倦怠似地從長火鉢前離開了。信子還未曾把送妹子的禮物決定，用了火箸只管在爐灰上劃着文字。這時，急擡起頭來，說「但是，奇怪呢，一想到我也竟會有一個弟弟——『這不是當然的嗎？因為你有妹子』——她被丈夫這樣說了，仍作着沈思的眼光，一語也不回答。

照子與俊吉，在十二月中旬行結婚式。那日將要到午，紛紛地下起雪來。信子獨自喫了午餐以後，食時的魚腥黏在口裏只管不去。「東京不知也下雪不下？」——信子一盤這樣想，緊緊地靠下那薄暗的喫飯間裏的長火鉢邊去。雪愈下得利害了，可是，口中的魚腥，還是執拗地不消退。

信子於第二年的秋裏，和帶了社務的丈夫，同到了久別的東京。丈夫是要於短日期內幹好許多事的，除了纔到時和她同往她母親那裏作過一次形式的探望以外，差不多一日都沒有領了她同伴外出的機會。所以她於訪她妹子夫婦郊外的新居時，也只好從新闢地冷落的電車終站，獨自在人力車上顛搖着去。

他們的家，在街屋盡頭快要到蔥田的地方。鄰近都是放租的新造房子。窄狹地並了建着。有叩環的門，檉樹的籬笆，以及曬衣竿上的洗濯物——無論甚麼，家家都是劃板一樣。這平凡的住屋，頗使信子失望。

她打招呼時，應聲出迎的，意外是她的表兄。俊吉仍和從前一樣，一見了這珍客的面，就『呀』地揚出快活的聲來。她見他已不是從前的短髮頭了。『久違了，請上來，不湊巧，只我一人在此呢。』『照子呢？不在家？』『買物去了，連女用人也不在。』——信子無端地覺到難爲情起來，隨把那上着華麗裏子的外套在門口脫去。

俊吉專她坐在背齋兼客堂的八鋪席室裏，室中但見到處亂雜地疊着書，那當着午

後陽光的窗邊小紫檀桌周圍，尤其滿散着雜誌新聞和原稿用紙，幾乎手都放不下。其中，以說明新妻的存在者，只有在掛畫的壁旁立放着一張新的琴而已。信子對於這四周的光景，新奇似地看了好一會。

「要來呢，是從信上早知道了的，今日來却不知道。」——俊吉燃着了紙煙，用了一向的親愛的眼色。「怎麼樣？大阪的生活？」倒要問俊哥怎樣？幸福？」——信子在那三言兩語的當兒，覺得從前的親暱，仍蘇醒了過來了。信都不大來往地忽忽二年來的不快的記憶，却意外地不使她難過。

他們在同一火鉢上靠着手，談起種種的事來。俊吉的小說呀，共通友人的消息呀，東京與大阪的比較呀，話題的多，至於說也說不盡。可是，兩人好像曾經約過的樣子，全然不觸到生活方面的問題。這使信子更加覺得像個在和表兄談話。

可是，沈默也時時到二人間來。在那時候，她總是微笑着，把眼光落在火鉢的灰上。這其中，有不能說是期待而却隱微地期待着甚麼的心情。不知是故意或是偶然，俊吉總常

立刻別覓了話題，來把這心情打破。她去偷看表兄的面孔時，見他仍泰然地吸着紙煙，也並看不出有甚麼不自然的表情來。

不久，照子回來了，她一見了姊的面，幾乎喜得連握手都不能。信子也從唇間現出微笑，而眼裏不覺已溼了淚。兩人暫時把俊吉丟在一邊，相互道問着去年以來的生活。特別是照子，她紅潤着兩頰，連關於所養的雞的事，也不忘對姊姊說。俊吉衝着紙煙，快意似地看了她們兩個，仍是嘻嘻笑着。

這當兒，女僕也回來了。俊吉從女僕手裏接得幾枚郵片，就立刻在旁邊桌上伏了瘋地走着鋼筆。照子知女僕也不在，露出驚異的神色：『那末姊姊來的時候，誰都不在嗎？』『呢，就只俊哥。』——信子回答時，自己也覺得在裝作坦然。同時，俊吉背向着那方也說：『要謝謝丈夫啊，這茶也是我沖的哩。』照子和姊面面相覷了狡猾地『嘻』地一笑，而對於丈夫却故意一語都不回答。

過了一回，信子和妹子夫妻共圍晚餐的食桌了。據照子的說明，菜裏所用的雞蛋，都

是家裏的雞生的。俊吉一壁給信子斟葡萄酒，一壁囁說『人間的生活，都是由掠奪成立的囉，小之從這蛋起——』等社會主義樣的理論。其實，在這三人中，最喜喫蛋的，不消說就是俊吉自己。照子說這是可笑，發出了小孩似的笑聲。信子在這食桌的空氣中，禁不住記起那在遠方松林中寂寞的喫飯間的黃昏來了。

談話在飯後的果物喫完以後，還未完結。帶着微醺的俊吉，胡坐在秋夜的悠閒電燈下，大弄其他一流的詭辯。那議論風生的光景，使信子重恢復了一回常年的心情。她放了熱烈的眼光說，『我也來做做小說看』。表兄即借了古爾蒙(Gourmont)的警語來作回答。就是那『因為繆斯(Muses)們是女子，能把她們自由捕虜的只有男子』的話。信子和照子同盟着不認古爾蒙的權威，『那末，不是女子，就不成音樂家阿撲洛(Apollo)不是男子嗎？』——照子至於認真地說這樣的話。

不覺夜深了，信子終於留宿在那裏。

在睡以前，俊吉開了廊下的板門，只穿了寢衣，走下狹小的庭間去。既而也不知在呼

誰，高聲地喊『來看哪，好月亮呢。』信子獨自跟在他後面，把足伸到階石上的下駄去。已去了襪的她的足上，感到露水的寒冷。

月亮正在庭隅瘦弱的檜樹梢間，表兄立在這檜下眺望着薄明的夜空。『長得很多的草呢。』——信子從荒蕪的地上怯怯地踏近他那裏去。他仍望着天空，只啣咕了說『十
三夜哪。』

沈默了好一會以後，俊吉靜靜地回過眼來，說『去看看雞舍嗎？』信子默然點頭。雞舍恰在和檜樹正反對的那隅，二人並了肩緩步到了那裏。蘆席闌以外，只有帶雞氣息的朦朧的光與影而已。俊吉張望着那小舍，差不多好像在獨自說的樣子，輕輕向她道：『正睡着，』被人取去了蛋的雞，——信子立在草中，不禁這樣想。

二人從庭間回到屋內時，見照子正獨坐在丈夫書案前茫然地凝視着電燈，——那傾斜了裝置着的嵌在綠色罩裏的電燈。

四

翌晨，俊吉着了那在他算是最考究的洋服，食畢匆匆地出門，說是爲亡友一周忌日參墓去的。「好嗎，等我的哩，到午必定回來。」——他一壁着外套，一壁囑咐信子。她只在纖細的手上替他攜着呢帽子，默然地微笑。

照子送了丈夫出門以後，請姊對坐在長火鉢的那方，殷勤地荐茶。雜誌關於鄰家主婦的話，訪問記者的話，以及和俊吉同去往觀過的某外國的歌劇團的話，——此外似乎還有許多愉快的話題。可是信子却無興致，她雖在勉強敷衍作答，自覺已是心不在焉，這態度後來似乎連照子都覺到了。「爲甚麼？」——妹子凝視了她不放心地探問，可是信子自己也不明白是爲了甚麼。

掛壁鐘打過十時，信子舉起倦怠的眼來，說，「俊哥還似乎不會就回來呢。」照子被姊引動了，也把鐘望了一眼，却意外冷淡，只答說一聲「還——」。 信子在這言語裏，覺到

那厭飽了丈夫的愛的新妻的心情。她一想到這，不禁愈加傾於憂鬱起來。

「照姑兒幸福啊！」——信子把頭埋入領內去，一壁取笑似地這樣說。那所潛存着的真正的羨望的神情，總不能流露出來。照子却天真爛漫，仍快活微笑了故意眼睛一白，說「配着，」接着又討好似地加說「就是姊姊自己也幸福。」這話却把信子打動了。

她微舉了眼眶，回問「你付是這樣？」問了即自後悔。照子一時也露出怪異的神情，和姊而面相覷着，那臉上現出後悔之色。信子勉作了微笑說，「至少能被人這樣付，也是幸福啊。」

沈默來到二人之間了。她們不覺都傾耳於在滴達的時鐘之下的長火鉢中開水壺的沸聲。

「但是，哥哥難道不溫和？」——過了一會，照子低聲恐懼似地問。那聲音裏，顯含着憐憫的調子。信子對於這憐憫的態度，很是不快。她只把新聞展在膝上，俯伏了眼，故意默然不答。新聞上也和大阪一樣地載着米價開頭。

不久，靜靜的喫飯間中，微微地聞到有泣聲，信子把眼離開新聞，見妹正在長火鉢的那面用袖掩着臉孔。『何必哭呢？』——照子雖經姊這樣勸慰，仍是哭泣不已。信子一壁感着殘酷的喜悅，一壁把無言的視線，注在妹子的震動着的肩部。過了一會，似乎怕女僕聽見，將臉湊近了照子，低聲地說，『如果我有對你不起的地方，就向你賠罪。只要照姑兒幸福，就比甚麼都歡喜。真的囉，如果俊哥哥替我愛着照姑兒——』說時，她的聲音爲自己的首屈所感動，漸漸地帶成傷起來了。這樣一來，照子突然放下了袖子，把淚溼的臉擡起。在信子的眼中，竟看不出她有悲哀與憤怒的樣子，只覺有勃不可遏的嫉妒之情，燃燒似地在瞳中放射着。『那末，姊姊——姊姊爲甚麼昨夜又——』照子沒有說完，又把袖掩了，臉發作地大哭起來了。

二三小時以後，信子在有帷的人力車上搖着到電車的終站去。她眼所見到的世界，只是前面車帷上的一個小明角窗。市外式的家屋，以及變了色的樹梢，都不絕地徐徐向後流去，如果要在這裏面尋一個不動的東西，那末只有那浮着白雲的寒冷的秋空了。

她的心是沈靜的。可是支配着這沈靜的東西，無非就是寂寞的覺悟。照子發作完了以後，和解與新的眼淚，很容易地使二人依舊做要好的姊妹。可是事實卻仍作了事實，留在信子的心內，到現在也不消去。她不待表兄回來，將身坐到車上去的時候，心中早如壓了一塊冰，覺得和妹子已是路人了。

信子忽然一舉目，從車帷明角窗中，見表兄正攔了行杖從塵雜的街路上來。她心動了，停車呢，還是讓他逗出呢？她努力把悸動抑住，在車上躊躇到沒辦法。俊吉和她的距離漸漸近來了。他正浴着淡薄日光，在水窪潭很多的路上慢慢地動着靴子。

「俊哥」——這聲音在一瞬間幾欲從信子的唇間流出，實際，俊吉這時已就在她的車旁了。可是，她仍是躊躇。這當兒，甚麼都不知道的，他終於逗出到車後去了。陰沈的天空，稀疏的街屋，黃褐色的高高的樹梢，——接着依然只有行人稀少的郊外的街道。

「秋——」

信子在微寒的車帷中，全身感到了寂寞，不禁只管這樣想。

（可尊譯）

原书空白页

袈裟與盛遠

上

夜裏，盛遠在短垣的外邊，一面眺望着月色，一面踏着落葉，沉浸在深思裏。

他的獨白

月亮已經出來了！平時望月色，望到心焦的我，只有今日，一到月明，却忽然害怕起來！有生以來直到今日的我，便要在這一夜裏失去；自明日起，已成爲一殺人犯了！這樣一想，不由得身體震顫起來，試去想像看這兩隻手用血染成赤色的時分罷！那時的我，即在我自身看來，怕也成爲一怎樣可咀咒的東西了！假如我所殺的，是我所憎惡的對手，那末，我正用不着這樣煩憂地去思慮；但是今夜我却不能不去殺一個我所不憎惡的男人。

那男人，我從前就認識的。渡左衛門的名姓，却因了這次的事才知道。但認識了他那雖是男性，却過於柔和的白色臉孔，究在何時，可記不清了。當我知道他是袈裟的丈夫的時候，一時裏也起了嫉妬之感，原是事實。但到了此刻，那嫉妬早已在我心上不留一點痕跡，乾淨地消失了。因此渡對我，雖說是戀愛的仇敵，却也沒有什麼可惜，更沒有什麼可恨。否，否，便說我是同情於那男人的，怕也無不可罷。當我從衣川口裏，聽到渡爲要得袈裟的緣故，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的時候，甚至覺得那男人可愛的事，也曾有過。渡一心要想袈裟爲妻，不是特地連學習歌曲的事都去做過的麼？若一想像那真摯的武士的戀歌，我便不知不覺地微笑浮起於唇邊。但是那決不是嘲弄的傲笑，實在是想着這樣地獻媚女人的那個男子的可憐！或者也許是爲了他向着我愛的女人，就那樣獻媚的熱情，給了她愛人的我一種滿足罷。

但是這樣說來，我怕還愛着袈裟的麼？實在我與袈裟的愛，可分作今昔兩個時期。我在袈裟和渡還沒有訂婚之前，我已經愛着袈裟了。或者說，自己是愛着她了。但到現在，

記起來，那時我的心，真含着許多不純的東西。我在袈身上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在真時代的我，明明白白是要求着袈的肉體罷了。假如容許一點誇張，我對於袈的愛那個東西，實在也不過是把這慾望美化了的一種感傷的心情罷了。和袈斷絕了交涉後的三年間，不錯，我真的不能忘記那女人的事；但是假如三年前我已知道了她的肉體，我還能依然照樣地不忘記她，繼續想念着她麼？真真難爲情！我却沒有回答一個「是」字的勇氣，這便是明確的證據。我對於袈以後的愛着，却有未知悉那女子肉體的留戀，混雜其間，因此抱着悶悶之情，畢竟陷入我所恐懼，所期待的現在的關係裏面了，但是現在呢？讓我問一問自己罷，「我怕還愛着袈的麼？」

然而在回答這問題之前，無論願意與否，我却不能不把糾紛的事件追憶起來——渡邊搖落成祭的時候。相別三年偶然和袈重逢的我，在此後半年中，爲要造成幽會的機緣，真試盡了萬般的手段，且也居然成功了。否，否，不但造成了幽會，那時就連袈的肉體，也和夢想着一樣，得以知悉了。然而支配着「當時的我」的東西，應未必便如前所說

僅僅是對於不知那女子的肉體的留戀。我在衣川家裏，和袈同坐在一間房子的席上，已經感得這留戀不知在何時早就變成稀薄了，那也是爲了我已非童貞，在這樣場所裏，很足以使我的欲望緩和罷。而且除此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便是那女子的容顏已是逐漸衰褪了。實在現在的袈，已不是三年前的袈，皮膚早已失了光澤；兩眼的周圍，却各圍了一重薄黑的暈。頰前頸下的那以前的豐盈的肉，早已歸諸子虛烏有了！若說到依然沒有變改的東西，怕僅僅是那雙臉皮的有黑而大的腫子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罷！這變化對於我的欲望確是個可怕的打擊。我在際隔三年之後的第一次和她對坐時節，我還明確地記得那時真感到那樣強烈的衝動，不知不覺便把視線移開了的。

然而比較的不會感着如前所說那樣的留戀的我，爲什麼却和她生了關係呢？我第一就爲奇妙的征服心所動了，袈每和我相會晤，總把她對於丈夫渡所有的愛情，故意地誇張地說給我聽。然而在我呢，那樣的話，始終不過使我僅僅起了一種空虛之感。「這女人對自己的丈夫，懷有虛榮心。」我這樣地想：「或者這怕是不願求我憐憫的反抗心

的表現，也未可知。」我又這樣地想過。而且同時要想使這誑言暴露的心情，時時刻刻很強烈地向着我活動。若問「爲什麼要把那話認作誑言，」若說「所以要認作誑言，無非自己有了自負罷；」那末，在我原也沒有抗辯的理由。但是我依然相信那是誑言，而且現在也還是相信着。

但是那征服心也並不是支配「當時之我」的一切。此外——就是僅僅這樣地說一說，我覺得我的臉已紅了，我此外還被純粹的情欲支配着呢！那也不是沒有知悉了那女子的肉體的留戀。實在是更下等的，對手不一定要那女子的，一種爲欲望的欲望罷。恐怕連那尋歡買笑將女人作傀儡看的男子也不像那時的我那樣的卑劣的罷！

總之，我因了這種種動機，終於和袈裟生了關係；與其那樣說還不如說真個侮辱了袈裟。現在回到我最初所發的疑問——否，我究竟愛不愛袈裟，就算對着我自身，現在更沒有再問的必要。毋寧說，我有時對於她，真感到憎惡。尤其是在事情完結以後，粗魯地抱起了泣而伏着的她的時候。袈裟似乎是一個較這沒廉恥的我更其沒廉恥的女人。羞澀

的亂髮！那汗污了的臉上的脂粉！沒有一件不顯示出那女子身和心的醜。若是那刻的我說是曾經愛過她的；那末那愛便以那日作爲最後。永久地消失了。或是說直到那刻的我，從未會愛過她的，那末說就那日起，在我心中，已生了新的憎惡，也無妨的。但是，呀！今夜豈不是我却爲了我不愛的女人，要去殺那我不憎惡的男人了麼。

那也全不是別人的罪。我用着我的口，公然地說出了的。「把渡殺了罷」——我一想把口貼近她的耳這樣地囁囁時的事，連我自己也疑心是已發了瘋麼，然而我却這樣地囁囁了。一面想總不至說出的，但却也竟咬緊牙齒，囁囁了地說了。我究竟爲什麼願意說出了的，卽到現在追想追想看，却無論怎樣總也不能明白。然而若要牽強地想起來，想是爲着愈輕蔑這女人，爲着愈覺得這女人可憎，我便不禁愈想要加以凌辱了。若要達到這凌辱的目的，實在怕沒有比殺却了裝裝買弄自己恩愛的丈夫渡左衛門，且使她不論願否，承諾了這個陰謀，更適合的事；所以我完全和一個被惡夢所襲擊的人一樣，竟無理地，把這自己不願做的殺人的事居然向這女人勸說了的罷。倘以爲我說出殺渡一

事的動機，單單靠着上述的這些是不充分的，那麼後來怕有一種凡人所不知的力，誘引了我的意志，而陷入到邪道的罷。除此而外，實在也不能有別的解释。總之我却執着很深地三番四復把同樣的事，在袈裟耳畔囁嚅着說了。

這麼一說，袈裟遲延了片刻，突然地正想要擡起頭來的當兒，却很率直地說了承認我這謀計的答復。然而我對於這答復的輕易真感到意外萬分了。看一看袈裟的臉龐，竟有了一種從前未曾見過的不可思議的光輝存著在她的眼裏。姦婦！我立刻感到了這二字。同時更有一種近乎失望的心情，突然間把這陰謀的恐怖，在我眼前展開了。其間那女人淫亂的，凋殘的容色的可厭，更始終凌辱着我。這原也用不着特別細說的。真的，假如做得到的話，我極願在那時，當場便破了這一個密約。而且也極願大大地羞辱這不貞的女人一番呢！這樣一來縱使我戲弄了這女人，然而在義憤之後，我的良心也許能找到一個避難所能。但爲什麼我終於沒有那樣的餘裕呢？完全看透我的心情似地，急遽間變了表情的——她，疑視着我的眼兒的時分——我正直地自白，——我之所以陷入到去給那

限定日期時刻謀殺渡的約的難境，實在是因了恐怖着萬一我不做這事，袈定要對我復讐的緣故罷。非特如此，這恐怖現在還依然深深地捕捉着我的心呢！若有笑我膽怯的，也只得由他去笑。那實在也只是不曉得那時的的袈的人，才會這樣說罷。『假如我不殺渡，即使袈不去自己下手，怕我自己必爲袈所殺的。與其那樣，我還不如去殺却了渡罷。』當我看着那女人號泣着而沒有眼淚的眼兒的時候，我絕望似地這樣地想。

當我發了誓言之後，我看到袈在那蒼白的顏面上皺着片鬢，依然笑着的樣子，我的恐怖豈不是暗暗地已經證實了麼？

呀呀！我爲着這可咀咒的密約，在污損的上面，在污損的心的上面，現在又要加上一重殺人罪了。假如逼迫到了今夜，破了這約——這也是我所不能堪的。一則爲了誓言在先，還有一個可說是我怕着復讐。然而這也並不是虛言，但此外更有什麼？究竟是什麼呢？逼迫着我，這膽怯的我去殺無罪的人的那一種偉大的力，究竟是什麼呢？我實在不明白。但是雖然——不明白，也許——否，決沒有那樣的事。我輕蔑着那女人，恐怖那女人，憎惡

那女人，然而此外，怕就是爲着我依然，依然還愛着那女人的緣故罷。

盛遠繼續徘徊着再也不開言了。月明。何處歌唱着「今樣」的謠曲？

眞的，人的心呀！與無明的，闇黑無異；

只有煩惱的火燃燒着，消失去的便是那條生命！

下

夜分裂，裝在帳子的外面，背着燈光，嚼着衣袖地，沈思着。

她的獨白

他不曉得來也不來，想必總不至於不來罷。但看着月兒已傾斜了，還沒有一點響動，難道他變了計了麼？假如萬一不來的話——呀！我真完全和傀儡一樣，勢不能不露着這可羞的顏面，對着太陽光罷。那麼樣不要臉的邪道的事，我怎樣能夠做呢！那時的我，真

和棄在道旁的屍骸，沒有什麼兩樣。被羞辱了，被踐踏了之後，結局還不能不厚着臉皮，把一身的恥辱，暴露了出來，而且更不能不和啞子一樣，緘默着呵。真的，我萬一成了那樣，怕就要死也死不成吧！不，他必定來的。因為在我和他分別的當兒，我凝着他的眼睛的時候，我實在不能不那麼想的了。他怕着我，他憎惡我輕蔑我，然而却也怕着我。我假如真去一味依靠着自己，怕就不能斷定他必來罷。但是我却依靠着他，依靠着他的利己心，不，實在是信賴着那從利己心惹起的卑鄙的恐怖。所以我這樣地說他是一定來的。他必定偷偷地來的罷。

然而這成爲不能依靠自己的我，真是何等淒慘的人呀！三年前的我，還能依靠着自己，依靠我那自己的美呢！呀！與其說三年前，倒不如說，直到那日爲止的，更近真實罷。那日在伯母家中和他相會的時候，我一眼看着，便明白了映在他心頭的我的醜相。他做出行若無事的臉孔，說了許多引誘我似地的溫柔話。然而一旦曉得自己醜陋的女人的心，怎麼能夠因了那些話而得安慰呢！我只有悔恨，恐怕，悲哀而已。若把那時的心情，和幼時

抱在乳母懷裏看月，他的難過相比較，真不曉得更要難堪多少。我有着種種的夢想，早已不知消失到何處去了。雨後似地的寂寞，頓就包圍着我的周圍——我被這寂寞所震驚，終於把這和死屍同樣的身軀，一任那男人作踐了。竟任那不受我的人，憎惡我的，輕蔑我的，那一個好色的人蹂躪了。我發覺了我自己的醜陋，我怎能堪耐那寂寞呵！而且當我把顏面，貼到他的胸際，發熱似地一瞬間裏，真可欺騙了一切了麼？若不是那樣，我難道竟和那人一樣，只不過爲那污穢的心情所動麼？單單這麼地想一想，我真覺得可恥，可恥，可恥！呵！當我離開他的手腕，復我自由之軀的時候，我自己想想，我真是怎樣地淺薄呵！

我因了憤恨和寂寞，無論怎樣地想不要哭泣，但不期然的眼淚纔會流了出來的。然而那也並不是爲着什麼，失了節，更被人侮辱的呢，正和患着癩病的狗一樣，一面受人憎惡，一面却又遭人的虐待。這對於我，實在是最可悲的了。而且我究竟做過了怎樣的事呢？到現在想起來，真有些像留在記憶中的舊事一樣，除了朦朧地記得一點，什麼也不清楚了。不過我還記得在我唏噓飲泣的時分，一覺得他的口鬚觸着我

的耳，他那低聲的「殺却了渡罷」的話，便和熱的氣息一齊來了。我聽到了那話的時候，便成了一種自己也不明白的不可思議的，充滿生氣的心情了。「充滿生氣」假如說是有些和月光的明亮相似，那末那怕也是一種充滿生氣的心情罷。但那也決不是和日光明亮般的充滿生氣的心情呵！然而我難道不是仍舊因了這可怕的言語，而得慰安的麼？呀！我這女人，怕難道竟連殺却自己丈夫，還能感到受人愛戀的愉悅的麼？

我成了和月夜的光明相似的一種寂寥而充滿生氣的心，復又繼續哭泣着了。而且？而且我怕也不知何時竟和他結了甘爲殺却丈夫的引導的約了罷。但一結了約，同時却又開始想到丈夫的事了。我誠實地說我實在才開始想到。直到那時止的我的心，不過是一味想着自己的事，想着這遭人凌辱的自己的事罷了。這時却才想到丈夫的事，那膽小的丈夫的事——不，不是丈夫的事呵。我想到歷歷如在眼前一般的那說話時的微笑着的丈夫顏面。我的計畫，突然浮現到胸中來，怕也是想及他那容顏的一剎那的事罷。老實說到了那時我纔有了死的覺悟。而且我能決定了死，我也深感到愉悅。但當我止住了

哭泣，一擡起頭來，凝視着他那一方，而且在那裏發見了依然和前一樣，映在他心頭的我的醜態，這時候我感到我的喜悅已消失了。那個——我却又憶起了和乳母一同看過的那月蝕的昏暗。那真有些像隱藏在這喜悅的底裏的種種事物的怪狀，都一時放射了出來似的。我要替我丈夫死的是，真個是爲着愛着我的丈夫麼？不，我心裏無非想借這樣有利於己的一個口實，去補償我的委身於他的罪惡罷了。這沒有自戕的勇氣的我！這有了一種總希望着多少使得世間能善視我一些的那寂寞心情的我！然而那也許總能見宥於人罷。但是我却更卑劣更醜惡。我不是想借着替丈夫死的美名，實際上却對於他的憎惡，蔑視，和戲弄我的他那邪惡的情欲的復仇麼？我一見他的臉孔，那一種月光似的一生生的氣象便消失了去，只有悲傷的情調，立刻冰結了我的心。這實在是明明白白的一個證據。我並不是爲着丈夫死，我却爲着自己要去死。傷害了我的心的那懊悔，污穢了我的身的那憎恨，爲着了這兩樁，我要死。唉！唉！我非特沒有活的意義，竟連死的意義也都沒有了的。

然而這連死的意義都沒有的死法，較之活着，在我却真不曉得是怎樣地可以欣羨呢！我無理地對這悲哀，裝出微笑，反覆地竟和他結了謀殺丈夫的約了。敏感的他，從我的話裏，總推察出來，萬一他不守約，我真說不定要做出怎樣的事來的麼。但看來，連誓言都已說出的他，總不至於不偷偷地來的。——那時風的聲響麼？——從那日來的苦思，今夜總可以告終結了。這麼一想，真的心頭就感到了寬鬆似的。明天的太陽，必定射出寒光，落在這無頭的我的屍骸上罷。一看到那個丈夫，——不，不想丈夫的事。丈夫雖然愛着我，但在我對他的愛却竟連怎樣處置的力都沒有。自從前以來，我只愛過一個男人。然而那男人今夜就要來殺我了。連這燈燭的光，也對於這樣的我，光耀得肆無忌憚！唉！竟也對着這被戀人虐待到極點的我呵！

絮絮吹滅了燈。不久在暗中，微微聽得開窗的聲音。同時射進淡淡的月光。

(方光蕪譯)

「袈裟與盛遠」是一篇根源於史實的創作。芥川氏是一位很喜歡從「古紙堆裏」找材料的作家；這一篇却也能代表他的一面。

關於袈裟與盛遠的事，源平盛衰記裏，有很詳細的記述。現在爲供讀者參閱起見，特簡略地敘述幾句。袈裟是渡左衛門尉的妻。父名不詳，母衣川氏。盛遠姓遠藤，是衣川氏的外甥。在袈裟未出嫁前，盛遠似乎沒有和她會面過。

有一年的三月中旬，正值村中渡邊播落成祭的時節，盛遠（其時盛遠年十七，袈裟年十六）突在途上，遇見了一位美女，心中驚歎着她的豔影，便暗暗尾隨在她後面，直跟到她到了渡氏的門口，一查底蘊，才曉得她是袈裟，是衣川氏的女兒，是渡左衛門的妻。

自此之後，盛遠廢寢忘餐地痛嘗了六閱月的相思苦。到了九月十三日的那天早晨，他真有些耐不住了；便帶着刀，跑到他的姨母衣川氏家裏去。他硬說着他姨母是他的仇敵，要殺却姨母。衣川氏驚駭之餘，迫問了他的究竟，才明白爲的是袈裟。他怨恨着他姨母把袈裟嫁給渡左衛門，却累他受盡了相思的磨折。盛遠的意思，是想殺却了姨母，自己也拚一個死，落得乾淨。衣川氏看他來勢洶洶，只得權且允許他今夜叫袈裟回家來和他相會。

盛遠去後，衣川氏獨自啜泣悲傷。心中想着，若不叫裴裝來和他相會，不曉得他要做出怎樣的事，若叫了裴裝和他相會，那末怎樣對得住渡左衛門尉呢！但後來終於叫了裴裝回來，把這事的底細，和她說了；而且拿出小刀要裴裝先把她殺死，免得死在盛遠手裏。裴裝眼見着自己的母親爲了她的故，却陷人了這樣的難境，便甘願失身盛遠，來解除母親的苦難。

這一夜盛遠終於來和裴裝相會了。當黎明分袂之際，盛遠依依惜別，熱望着和裴裝做一世的長久夫妻；而且拔刀示意，大有要和渡一決雌雄的樣子。裴裝不得已便和他溜盪一條謀殺渡左衛門的妙計。題告訴盛遠，她回去後，要替她丈夫洗髮，且將酒灌醉了他。盛遠來時，只要摸着溼髮的頭，便下手，那末大事就可告成。

裴裝歸後，也不和丈夫說什麼，真的把酒將他灌醉，故意使他睡在內間，自己却把頭髮洗溼，穿了男裝，假睡在床上。盛遠不明底蘊，來時却竟錯殺了他自己的愛人。回來細審人頭，才曉得他所殺的却是裴裝。悲痛之餘便帶了人頭跑到渡那裏去。他說明了始末，且懇求着願死在渡的刀下，以了此冤孽。渡對他說現在就死了，也無益於裴裝，倒不如從此改心修行，深自懺悔，去過度裴裝的亡魂爲是。盛遠因此就出了家，改名文覺，後來畢竟成爲一位有名的高僧。

(譯者附記)

原书空白页

藪

中

樵子對答檢非違使查問的說話

是的，發見那個屍體的正是我，不錯。我今朝照例去斬伐裏山的杉木，不道在山背的叢中，見了這個屍體。所在的地點麼？這是離開山科的驛路有一里光景，是竹林中雜生着細小杉木的地方，是一處陰森森無人氣的地方。

屍體穿着淡藍色的短褂，戴着京式高冠，仰天倒在地上。你想這一刀的刺傷，正是在頂要害的胸口，屍體周圍的枯竹葉，像浸透了蘇木水一樣。不，血已經不流了，傷口也似乎已乾了。而且還有一隻盲蠅。好像我的足音都不聽得，着着地叮在上面。

不會看見什麼刀或者別的東西麼？什麼都沒有，除了傍邊的杉木底下有一段繩。還有——對了，繩以外有一隻梳子。在屍體近傍的，只有這二件，可是地面的草和竹葉，

是很受了賄賂的樣子，想來這漢子被殺之前，定然經過一場惡鬥的。什麼馬有沒有那事？却是馬正跑不進去的地方，究竟因為馬能通行的路是還隔着一個藪的。

行脚僧對答檢非違使查問的說話

那個成了屍體的男子，的確昨天是碰到的。昨天的——大概是午刻罷。地點是在要從關山到山科的途中。那人和騎在馬上的女子一同向關山方面走來，女的有帷子遮着，所以面貌是看不出來。能見的，不過是像灰青的衣色而已。馬是白馬——確實是像法師毛的馬。高麼？總有四尺光景高罷。——不過我是沙門，這種事是不大清楚的。男的是——不帶着刀。也携有弓矢。而且在黑漆的矢服中，插着二十多桿的征矢，這是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的。

那人會有這樣的遭遇，是夢中也想不到的。真個叫做人生如露又如電啊，真是怎麼說也不好，真是很可憐的事情。

放免對答檢非違使查問的說話

我所捕獲的那個人麼？這確是名叫多襄丸的一個有名的劇盜。本來我捕獲的時節，他原是已從馬上掉下來，在粟田口的石橋上嗚嗚地呻吟了。時刻麼？時刻大概是昨夜初更。前回逃走了的時節，也是穿着這藍青的短褂佩着扑刀。這回却又是你見的，多了弓矢之類。啊，是這樣的麼？那個死了的漢子所攜的就是這些——那麼殺人的便就是這個多襄丸了，包革的弓，黑漆的矢服，鷹翎的征矢十七桿——這都是那個漢子所有的罷。喏，馬也正是所說的法師毛的白馬。被這畜生顛下來，總也是果報了。牠是就在石橋的過去，拖了長的轡繩，在喫道傍的青芒。

多襄丸這東西，在洛中徘徊的強盜之中，是一個好色的壞蛋。去年秋天到烏部寺的寶頭廬的後山來進香的女客和婢女的一同被殺，也說是他所犯的案子。若是那個男子是被他所殺的，那麼騎白馬的女子，也許是被帶在什麼地方怎樣了。並不是我多嘴多舌，

這一點也請查問查問。

老婦對答檢非違使查問的說話

是，這屍體是我的女兒所嫁的男人。但是並非京都的人，是若狹國府的武士。名字叫做金澤武弘，年紀二十六歲。不，性情是很好，決不會有什麼怨讎。

女兒麼？女兒名叫真砂，今年十九歲。她是不讓過男子的性烈女子，除了武弘以外，不曾和傍的人有過什麼關係。面色是殘黑，左眼梢有顆小痣，是小型的蛋臉。

武弘是昨天和女兒動身到若狹去的，會出了這樣的事，真不知前世作了什麼孽。女婿是已經這樣，無法可想了。還有女兒，是怎麼了，真心裏焦煩不可耐。請允從老人的唯一的懇願，無論上天入地，都要把我女兒找回來。總之，頂可恨的是那個叫做什麼多襄丸的強盜。婿是沒了，女兒也……（以下哭了無話）

多襄丸的供詞

殺死那個男子的是我。但是並未殺女子。那麼跑什麼地方去了？這我也不知道，慢些。無論怎樣地拷問，不知道的總說不出來。而且事情已是如此，我也不想作什麼卑怯的隱諱。

昨日午刻稍過，我碰到了那夫妻。那時由偶然的風脚帶過，掀起了絹的帷子，所以倏地見了那女人的面貌。——倏地是當眼中關着的剎那又已消失了。也許一面是因此之故，我覺得那女人的面貌，像菩薩一樣好看。我咄嗟之間，決定要弄那女子到手，即使要殺那男子，也不顧惜。

什麼，殺一二個人，並不是像你們所想那樣的了不起的事情。反正要掠奪女人，男子定是要被殺的。不過我殺時是用腰間佩的刀，你們是不用刀而用權力，用金錢，再不然還能用三寸的舌尖。表面上原是絕不流血，人也是好好地活着。——但實在却是殺了的。從

罪孽的深度看來，是你們壞還是我壞，是誰壞，怕不分明罷。（嘲諷的微笑）

不過，不殺男子若能把女子奪到手，也沒有什麼不滿意的。不，那時候的心情，是有避開殺男子而奪女子的決心。但是在那山科的驛路上，總做不到這事。於是我就想騙那夫妻到山裏去的方法。

這是不成什麼問題的。我同那夫妻同路，講起對面山中的古塚，發掘那古塚，得了許多鏡和刀劍，我不給誰知道，埋在山背的叢中，若有希望的人，什麼都可賤價賣給他——這一段話，那男子在說話中受了我的誘動。以後——怎樣物欲這東西不是很可怕的麼？以後不半時，那夫妻就跟我走上山路去了。

我到了叢前，就說寶物是埋在這裏面的，來看罷。男子已是很渴望著，不會有異議的。但不叫女子下馬，而使她等候。就看那叢的茂密，這却也不是無理的，在我，實際說起來，却正中下懷。就離開孤身的女子，和男子走入叢中。

叢暫時都是茂密的竹，幾十步之後才稍疎朗，有些杉木。——對於我所要做的事情，

沒有更方便的場所了。我分開竹枝，說寶物是埋在杉木底下，說這合於情理的謊語。那人聽了我這樣說，就拚命地望前進行，望着已經能透見細小杉木的地方。這中間竹稀少起來，杉木也幾樹成林了。——我一到這地方，一分一秒也不延遲，立時把他弄倒了。那人總也是帶刀的，像有相當的力氣，可是出其不意地突擊，却受不住。立時就倒在一枝杉木脚下，縛住了。繩麼？這是做賊的好處，什麼時候要跨牆越壁是保不定的，繩是早就準備好在腰間。不必說，要使他張聲，就把竹的落葉塞他滿口。以外沒有煩難了。

我把那男子擺佈好之後，就到女人的地方去，說，男人彷彿起了急病，快去看看。不必說，這當然不會錯的。女人就脫了市女笠，由我引着手到藪中來了。到了這地方，却看見男子是縛牢在杉木腳上的。——女人一見這樣子，不知什麼時候從懷拿出來的，忽地揮起了小刀。我從未逢着過這們烈性的女人，倘使這時光一大意，要被她一刺破了肚皮。即使這一下是躲過了，對於她的亂刀，受什麼傷是保不住的。我總是多囊丸囉，東躲西攔之中，也不拔刀，終於把她的小刀打落了。無論怎樣霸氣的女人，手裏失了武器，便也沒法了，我

到底照預期的不必殺傷男子的生命，而把女人弄到了手。

不必殺傷男子的生命——是的。我當時並沒了要再去殺那男子的心思。可是正要丟開伏着哭泣的女子逃出叢外的那刻，女人突然像發了瘋的樣子，堵住我袖口。而且聽見他斷斷續續地說，你死或夫死，請你們二人中死去一個。給兩個男人知道我這醜事，是比死還難堪的事情。而且也說無論結果怎樣，她願跟陪那個活着的——真個是喘喘地說着。我這時忽猛然起了要殺那男子的意思。（陰鬱的興奮）

這樣對你們講了，不要以為我一定是比你們更殘酷。因為你們不會見那時那個女子的樣子。更加是不會見那一瞬間的像烈火一般的眼波。我受到了那女人的眼光時，心中想即是遭雷火殛死，也要收她為妻。收她為妻，在我念頭的，只有這一件事。這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卑劣的色慾。若是那時除了色慾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我就能闖倒了女人。快逃走了。這樣，也可以不必用男人的血來染污我的刀了。但是在陰暗的密林之中，凝視女人的一刹那，我就決定若不殺死那男子，我不離開這叢林密嶺。

但是殺那男子我也不用卑怯的手段，我把男子的繩解了，對他說我們用刀解決罷。（落在杉木底下，是那時忘却的繩）那男子也不休息，就找出了他的刀，立時也不開口，憤然向我打來。——這場刀打的結果如何，可以無庸多說了。在第二十三個會合，我的刀鋒刺中了敵人的胸口。在第二十三合，——請不要忘了這個。對於這點，我現在還是佩服的。因為合我打到二十合以上的，天下只有這個人。（快活的微笑）

我在那男子倒了時，就拖了血污的刀，回頭看女子，那知——怎的那個女人不見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在杉林中看看，探視那女子逃到什麼地方去，可是在竹的落葉上，也找不出什麼可疑的蹤跡來。又把耳朵聳起靜心一聽，只聽得男子喉間斷氣的音聲。或許那女子當我們開始鬪刀的時候，溜出林子，去喊人來幫了我——這樣想着，這回是我的性命了。所以捲了刀箭之類，立刻走回原來的山路。那裏，女人騎的馬，還在靜靜地喫草。以後的事，講也沒有什麼用。不過在進京以前，已經把刀賣了。——我的供狀，就是這樣。反正總有一回是要掛在城樓上的頭，請從嚴懲辦，趕快執行吧。（昂然的態度）

到清水寺來的女子的懺悔

——那穿藍青短褂的男子，污辱了我之後，橫睨受縛的丈夫，作嘲弄的笑容。夫是怎樣地憤憤呀，但是無論怎樣氣惱，只繞着身體的繩，更加覺得切切地扣入能。我不覺連跌帶滾的樣子，走到夫身傍。不，只是想要走過去，但是這剎那間，那男子把我踢倒了。正是在這時刻，我在夫的眼中，看出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光輝。是不可名狀的，——我想起了那一副眼色，現在還是要發抖的。口裏不會講一句話的夫，在這剎那的眼中，傳出了心的全部。而且在這光輝中所倏閃的，不是怒也不是悲，——只是輕蔑我的一種冰冷的寒光。我是受那男子的踢倒，寧可說是受這眼光的打擊，狂喊一聲，倒了去，是昏倒了。

好一回才得醒轉來時，那個穿藍青短褂的男子已是不知去向了。只腹有在杉木腳邊夫是縛着，我從竹葉的地上，好容易撐起身來，就看着夫的樣子。但是夫的眼色，分毫也不和先刻兩樣，仍是在冰冷輕蔑的底下，藏着憎惡的光彩。羞恥，悲哀，憤怒，——這時我心

中的苦悶，真沒有說話可以形容的，我飄飄搖搖地站起來，走到夫的身傍去。

「你事情已經這樣，我再不能和你一處了，我已經決心死了。但是——但是請你也死。爲我而死，你目覩我的醜態，我不能這樣讓你一個人活着。」

我拚命地說了這樣的幾句話，可是夫仍是嫌惡的樣子，只凝視着我。我耐住像要破裂的胸口，搜尋夫的刀。但是大概被那強盜奪去了，刀不必說就是弓矢之類也沒有了。可是幸而還有那個小刀，却跌落在我的腳邊。我把這小刀拿起來，再向夫這樣說，

「那麼，先讓我取了你的命，我也就來的。」

夫聽了這句話，才動了動眼皮，不必說因爲滿口塞了竹葉，聲音是聽不出的。但是我看他的動，立刻知道他這說話的意思。夫是不改變輕蔑我的態度，而說「殺罷」這句話。我像做夢的樣子，在夫的淡藍色短褂的胸口，着的把那小刀刺了進去。

我這時大概又昏了去罷。當我醒來時，四下一看，夫仍是縛着，而早已斷了氣了。在他的蒼白的面孔上，竹杉交錯的天空裏射下來一條日落的斜陽。我淚泉倒向心流，解去了

屍體的繩，丟了。那麼——那麼，我是怎樣了？這一點我已經沒說明的力量了。總之，我是沒有就死的力量，用小刀向喉頭刺，投身到山腳下的池中，試過許多方法，總是死不了。現在還在這裏。照這樣子，總不能有什麼可以自白的吧。（慘悽的微笑）像我這樣不中用的東西，也許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都要見棄的。但是殺了親夫的我，被強盜污辱了的，我，到底怎樣才好，到底怎樣才好。——我——（突然劇烈的啜泣）

鬼魂借巫女的口所說的話

強盜強姦了我妻，就坐在那地方，用種種話來慰撫她了。不必說，我是發不出聲的，身子也被縛在杉木上。但我在這中間，不知對妻丟了多少眼風。不要相信那人的話，什麼都當他假的。——我想傳給她這種意思的。但是妻却悄然坐在竹葉的地上，悄然看着膝頭。這不是很像聽信了強盜的說話麼？我爲嫉妬而憤怒，但是強盜却得步進步，巧妙地運用詞說。縱使肉身的被污只有一次，以後夫妻之間總難圓滿，跟這樣的丈夫，何如就做了我

的妻。我也是因爲見你可愛，所以做出這樣的事來。——強盜到後來很大膽地說了這些話。

聽了強盜的這樣話，妻惘然擡了頭。我從未見我妻像在這時刻那樣的美貌。但是那美貌的妻，當着那時被縛的我面前，怎樣回答那強盜呢？我雖則冥世游魂，每記起妻的回答，而不感到中心忿懣，是不成的。妻確是這樣回答——「那麼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帶了我。」（長長沈默）

妻的罪惡，並不止此。若止如此，那在閻中，我的苦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但是妻像做夢一般擱在強盜手中，要出這竹林的時節，忽然顏色一變，指着杉木腳邊的我。「殺却那個人。那個人活着的時節，我不能和你一處的。」——妻像瘋狂了的樣子，不知喊了幾回。——「殺却那個人。」——這語像狂風一般，即是現在也像要把我吹落到絕遠的暗黑的底處。這樣可憎惡的話，在人的口中會有一次吐露出來麼？這樣可咀咒的話，在人的耳中會有一次聽到麼？這樣——（突然進出的嘲笑）聽了這話的時節，強盜也變了顏色。「爲

我殺了那人」——妻喊着這話，牽纏強盜的袖口。強盜只疑視她。不說殺也不說不殺，不給回言。在這樣想念的一刹那間，妻已被強盜踢倒在落葉地上了。（二次迸出的嘲笑）強盜緩緩地雙手交在胸口，就向着我，「怎樣處置那女人殺却麼？或者放過了？你點頭回答好了，殺却麼？」——只因這一句話，我也想像過強盜的罪孽。（再長久沈默）

妻在我躊躇中間，突然發一聲喊，逃入竹叢去了。強盜也立時去抓他，可是好像連袖緣也抓不着的樣子。我不過像幻覺一般看着這種情景。

強盜在妻逃去之後，奪取了我的刀箭之類，把縛我的繩切斷了一處。「這回是我身上了」——我見強盜的影子在林外消失的時候，聽見這樣的噓聲。以後四圍都靜寂了。不，還有什麼人的哭聲。我解着繩側耳細聽，但是那聲音是覺得了。這不是我自己的哭聲麼？（第三回長久沈默）

我好不容易從杉木底下撐起了極疲乏的身體，在我面前地下有妻所落下的小刀發光。我把這件拿在手中，就向着自己的胸口一刺。有些什麼腥臊的塊湧起到口中來。却也

沒有什麼難受，不過胸口冷了之後，更覺得周圍的靜寂。啊，是怎樣的淒涼呀！這山背的密林地方，天空也不來一頭小鳥飛鳴，惟有杉木竹竿的梢頭，漂着幾線慘淡的日影。——日影也次第地淡暗，已經看不出杉木和竹枝。我是倒在那裏，包裹在厚重的陰靜之中。

那時有個什麼人，蹣跚到我身傍來。我要轉去看，可是在我周圍早已佈滿了昏暗了。誰人——由這不知是誰的手，輕輕的把胸上的小刀拔去。同時在我口中，又一回流出血來，我從此就永久沈在冥間的關中了。

(章克標譯)

南京的基督

一個秋天的夜半，南京奇望街某屋的一室裏，有一個面色蒼白的中國少女在舊桌子上托了頤，倦怠地磕着盆中的瓜子。

桌上的擺燈放着薄暗的光，那光與其說是使室中明亮，不如說反有增進陰鬱之力。在壁紙駁損了的室之一隅裏，拖着毛氈的藤繡床，垂着塵穢了的帷帳，桌子的那面，一張舊椅子幾乎似被忘了地擺着。此外，室中別無可作為裝飾的家具之類的東西了。

少女全不關心這些，有時停了磕瓜子，還舉起了那澄靜的眼，去注視對方的壁間。原來就在那壁間的鈎釘上，敬虔地掛得有小的銅製十字架，十字架之上，如影朦朧地浮出着高展兩臂被釘着的製作稚拙的受難的基督浮彫像。少女當看這耶穌時，那在長睫毛

後的寂寞的眼色，似乎立刻消去，同時活活地蘇甦出天真爛漫的希望的光來。可是，及視線一移動，她就漏出歎息，頹然無力地降低了那褪了光澤的黑緞的上衣肩部，重去滴篤滴篤地磕盆中的瓜子。

少女名叫宋金花，爲了要補助貧困的家計，夜夜在這室中接客，是一個現年十五歲的私娼。秦淮許多的私娼中，容貌像金花的當然很多，可是，要找一個像金花樣好情性的少女，究竟有沒有第二個，至少是疑問。她不像別的賣笑女子，不說謊，也不囂強，每夜總是浮了微笑，和來訪這陰鬱的室中的各種客人戲狎。遇到客人有照約束多給了錢的，她就拿去供給父親，叫他多喝一碗歡喜喝的酒，這是她的快樂。

金花的如斯的性行，不用說出她的天性，如果要是尚有其他的理由，那末就是，像壁間的十字架所示的樣子，金花自幼從了亡母的教育，堅持着羅馬加特力教的信仰一事了。

却說，今年春天，有一個來看上海賽馬帶探中國南部風光的年青日本旅行家，曾在

金花房中過過好奇的一夜。那夜，他啣了雪茄，曾在洋服的膝上輕輕地抱着金花，忽而瞥見了壁上的十字架，露出詫異的神情：

『你是耶穌教徒嗎？』用了半三不四的中國話問。

『呃，五歲的時候受了洗禮的。』

『也來做這樣的買賣？』

這時他的聲音似乎帶着嘲笑了。可是，金花却把鴉髻的頭靠在他的腕裏，快活如常地洩着露出了齒的笑容。

『因為不做這買賣，父親與我都要餓死的緣故。』

『你的父親老了嗎？』

『呃，——已經不能起動了。』

『但是，——但是你不想到做了這行業是不能入天國的嗎？』

『不會的。』

金花看了十字架一眼，呈出深思的眼色：

「我想在天國的基督，必會察察我的心的。——否則，基督也就與那姚家巷警察署的老爺一樣了呢。」

年青的日本旅行家微笑了。同時在衣袋裏探出一雙翡翠的耳環來，親手給她戴在耳上：

「這是方才買了豫備回到日本去透人的，給了你，當作今夜紀念吧。」

實際，金花從最初接客的那一夜起，就自安於這樣的確信了的。

不料，從一個月光景以前，這敬虔的私娼，竟不幸成了患着惡性楊梅瘡的身體了。夥伴裏的陳山茶知道了，教她飲亞片酒，說可以止痛的，後來，也是夥伴的毛迎春很親切地，特爲把自己服剩的汞、藍丸、迦路米等送來給她。可是，不知甚麼緣故，雖不接客，專心靜養，金花的病，總沒有好起來。

於是，有一天，陳山茶到金花那裏來玩的時候，真實可靠似地告訴她這樣迷信的療

法。

哩。

『你的病是從客人傳來的，趕快去傳還給別人啊。只要如此，二三日裏就會好了』

金花托着頤，仍不改其愁容，可是，在山茶的話裏，似乎多少感到了好奇心的樣子。

『真的』輕輕地反問。

『呃，真的囉。我的姊姊也曾像你的樣子病了不肯好，後來傳給了客人，立刻就好了』

哩。

『這客人怎樣了？』

『這客人嗎，那真可憐囉，據說連眼都瞎了呢。』

山茶去後，金花獨自跪向了掛在壁間的十字架，仰望着受難的基督，熱心地這樣祈

禱：

『在天國的基督啊！我爲了養父親，作着這樣齷齪的買賣。但我的買賣，除污了我自

己一個人以外，並不加害於任何人們。所以，我想，我就是這樣死了，必仍可入天國的。可是，現在的我，如果要把這病傳給客人，就不能繼續作從前樣的買賣。這樣看來，非要有即使到要餓死了——如果如此，這病原也會好的——也不與客人睡在一床的決心不可。因為否則，就是爲了我們的幸福，把無怨無仇的別人陷到不幸的地方去了。不過，無論怎樣說，我終究是女流之輩，保不住在甚麼時候，要陷入甚麼誘惑中去。在天國的基督啊！請監護我！因為我是個除了你以外，別無可靠的女子！

這樣決心了的宋金花，以後雖被山茶迎春怎樣地勸做買賣，總是執拗地不接客。有時熟客到她房中來，除了相對吸煙以外也決不允從客人的要求。

『我生着可怕的病，一來近我，就會傳染給你的啊。』

有時客人醉了，無理地要她順從，金花老是這樣說，甚至於不憚把病着證據給他看。因此，客人漸漸不到她房裏來了，同時，她的家計也一日苦一日了。

今夜她仍憑了這桌子，只管茫然地坐着。可是，仍不像有客人會到她房裏來。夜不覺

深了，她耳中所聽到的，只是在不知何處叫着蟋蟀聲。並且，室中無火，寒氣從地上水也似地次第襲到她那灰色的緞鞋，——鞋中瘦生生的腳上來。

金花茫然地注視那薄暗的燈光長久了，既而打了個寒噤，搔着那戴着翡翠環的耳，把小呵欠忍住。這時，洋漆的門猛然開啓，一個蕤生外國人跣跟地進來了。因為那勢頭猛了的緣故吧，桌上的燈火一時透了起來，狹室中滿漲着紅紅的帶煤的光。客人滿落了這光，一度靠近桌子來，既而又立直了退到後方，把背靠住了才關上的洋漆門。

金花不覺立起身來，呆呆地把視線投在這蕤生的外國人身上。客人年齡大概三十四五六吧，穿了似乎像有條紋的茶色洋服，戴了和衣服同材料的打鳥帽，大眼，有髯，是個面色褐色的男子。最不可解的是，雖然是外國人，但竟分不出是東洋人抑是西洋人來。他把黑色的頭髮蓬出在帽外，啣了火已熄了的烟斗，擋住着門，那樣兒無論怎樣看，總要以為是醉漢闖錯了人家的了。

『有甚麼事？』

金花略感到驚恐，仍立在桌子前，硬了舌頭這樣詰問。客人搖頭表示是不懂中國話的。既而，取出了橫啣着的烟斗，流出一句不知何意的圓滑的外國話來。這樣一來，金花也除了在燈光中閃動那耳環的翡翠把頭搖給他看以外，沒有別法了。

客人見她驚惑似地蹙着美秀的眉，忽而大聲笑着胡亂地把打烏帽脫去，跣跟走近她來，在桌子那方的椅上，重重地坐下。這時，金花覺得這外國人的相貌，雖記不起何時何處，而是確曾見到過的，感到一種親切來了。客人毫不客氣地抓着盆中的瓜子——並不去喫——注視金花了一會，既而一壁裝出怪異的手勢，一壁說出外國話來。她雖不懂這話的意義，但這外國人的對於她的買賣有着若干的理解的事，是約略推測到了的。

和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過長長的一夜，這在金花不是希罕的事。於是，她一坐椅子，就表出那差不多成了習慣的媚人的微笑，說起對手全然不懂的戲謔來。客人竟像是懂得這戲謔的，答說了一二句，發出快活的笑聲，比前更注目地作出各種各樣的手勢。

客人的吹息有酒臭。可是，他那陶然的醜顏，充滿了男性的活力，覺得這落寞的室中

的空氣爲之一旺。至少在金花的眼裏，日常見慣南京人不必說了，就是一向所見過的外國人，無論那個東洋人西洋人，都沒有他的漂亮。可是說雖如此，那覺得這「相貌曾經見過的」這方才的感情，無論如何總是不去。金花即當在眺着那客人額上垂着黑色捲髮，輕狂地送着媚態的時候，仍拚命地想喚起最初見過這相貌的記憶。

「也許就是前次和一個胖胖的夫人同乘過賽舫的人？不，那個人頭髮的顏色，還要亦得多。不要是帶了攝影機向秦淮的夫子廟攝影的人？但是那個人比他年紀覺得還要大些。對了，對了，有一次，在利涉橋畔領事館門前去兜客人的時候，恰好有一個像這客人的人拿了粗粗的籐杖，在抽打車夫的背呢。或者就是——，却是，那人的眼，似乎還要比他青些……」

當金花在這樣想的時候，那愉快的外國人早已裝烟於烟斗，噴着好聞的烟味了。忽然說了些甚麼話，接着和藹地笑了，伸出兩個指頭，突送到金花的眼前，神情上裝出「？」的樣子。兩個指頭的代表兩元，原是誰都明白的，可是，誓不留宿客人了的金花，却巧捷地

磕着瓜子，把笑顏搖了二次，表示不可。客人於是橫靠了兩臂，在薄暗的燈光，伸長了醉顏，注視了她一會，既而又伸出三指，那眼色似乎在等待回答。

金花略靠着椅子，含了瓜仁，現出爲難的神氣。客人總還以爲兩塊錢不够作夜度資呢，但對於不通言語的他，要令其明白這其中的一切，覺得也到底是不能够的事。於是金花重新後悔自己不該輕率，把冷靜的視線轉向別處，不得已再斷然地搖一次頭給他看。可是，對方的外國人却微笑着表出躊躇的氣色來，接着就伸出四指，和她講外國話了。窮於對付的金花，已連微笑的氣力都沒有，就這樣地決了心：事已如此，除了一味搖頭，待他自己斷念以外，別無方法的。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客人的手已像在空中捉摸甚麼似地，終於把五指都張開了。

這以後，兩人雜用了手勢和身段，作着許多時候的問答，客人方面只管踴躍地把手指一個一個增加，終於表示出就是十塊錢也不惜的豪氣來。可是，普通私娼眼中所認爲鉅款的十元，仍不能搖動金花的決心。她在這以前已離了椅子，斜立在桌旁了。見了對方

的兩手的十指，焦急地頓着腳，只管搖頭。不知爲了甚麼緣故，懸在釘上的十字架，忽然在這時脫下，發着輕脆的金屬音，落到腳下地上來了。

她慌忙地伸手把珍重的十字架拾了起來。無心中看那受難的基督時，奇怪絕了，那相貌竟是和桌子那面的外國人毫無二致的。

「總覺得是在甚麼地方見過的，原來就是這基督的相貌。」

金花把銅的十字架當住了在黑緞上衣的胸部，不覺把驚奇的視線投到在桌的那一面的客人面上去。客人仍在燈光中映着帶有酒意的臉面，時時吐出烟斗中的烟，浮着意味的微笑。他的眼似不絕地在她身上——大概從白的粉頸起首到戴着翡翠環的耳朵周圍——徘徊。可是，他雖樣兒如此，而在金花却感到有一種和善的威嚴充滿着似的。

既而，客人停了吸烟，略斜傾了頭用笑聲說出不知是甚麼話來。這在金花心裏，差不多像那巧妙的催眠術家說話給被術者的樣子，起了暗示的作用。她那堅強的決心似已

全忘了，略伏下了含笑的眼，手弄着銅的十字架，就羞答答地走近這奇怪的外國人旁邊去。

客人探手入褲袋中，作出鏘亮鏘亮的銀圓的聲音，依然用了微笑的眼光，快悅地凝視立着的金花。既而，他那眼中的淺笑，變了好像有熱的光，立刻從椅上跳起身來，拚命地將金花抱住在有酒氣的袖腕中了，金花全似失了神的樣子，把那懸着翡翠耳環的頭後仰了，在蒼白的臉皮下，暈出了新鮮的血色，恍惚地注視他那向自己鼻端逼近來的臉孔。委身於這怪異的外國人呢？還是不要把病傳給他，拒絕了他的接吻呢？這種費思索的餘裕，不用說已是全然沒有了。金花將自己的唇，放任給那客人的滿長着鬍鬚的唇時，只覺得一種燃燒似的戀愛的歡喜，——初次嘗到的戀愛的歡喜，猛衝上胸來。

二

數小時以後，熄了燈的室中，唯有悠微的繾綣聲雜在床中二人的鼾息裏，加增了寂

寥的秋意。可是，這時金花的夢魂，却從塵污的床帳，纏也似地高高上升到屋頂星月的夜空去了。

——金花坐在紫檀椅上，下箸於陳在桌上的各種珍饈。燕窩，魚翅，蒸蛋，燻魚，整隻的燒豬，海參的羹，——數也數不盡。并且，所有的食皿，全是那滿畫着青的蓮華或是金的鳳凰的貴重的磁器。

她的背後，有一個垂着絳紗的窗，窗外似乎還有一條河，幽靜的水聲和櫓音，不絕地傳到耳裏來。這很使她從新引起自幼見慣的秦淮的情味。可是，她現在所居的，確是那在天國街上的基督的屋裏。

金花時時停了箸去觀看桌子的周圍。可是廣大的屋中，除了彫得有龍的柱子，圍着大大的菊花的花盆，薰受着肴饌的熱氣以外，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說雖如此，桌上的食器一個空了，新的肴饌不知從何處來的，就會冒了熱蓬蓬的香氣擺到她的面前。忽而，那未曾動過箸的熱燻的烤雉雞等，竟會鼓起鬚子，打翻了紹興酒

瓶，勃達勃達地飛上天花板去。

這當兒金花覺得有人無聲地走近她椅子後面來了。拿了箸回頭去看，不知是甚麼緣故，方才覺得有窗的地方已沒有了窗，那鋪着緞子坐墊的紫檀椅上，有一個陌生的外國人啣了銅的水烟袋悠悠地坐在那裏。

金花一見這人，就辨別出卽是今夜宿在她房裏的男子。惟有一點不同的地方，這外國人的頭上，在空中尺許罩着一道新月似的光環。

這時，金花的眼前宛如從桌子中湧出似地，又運來了一大盤熱氣蓬蓬的美肴。她立刻舉起了箸，想去嘗那盤中的珍味，忽然想到她背後的外國人，就回過頭去：

「你不一淘到此地來嗎？」局促似地說。

「呀，你只管請喫，喫了這，你的病今夜就會好了。」

頂着圓光的外國人啣了水烟袋，露出含有無限之愛的微笑。

「那末，你不喫嗎？」

「我嗎？我不歡喜喫中國菜。你還不知道我嗎？耶穌基督是，一次都不曾喫過中國菜哩。」

南京的基督這樣說了，就徐徐地離了紫檀椅子，從背後在金花的正出着神的頰上，接了一個溫柔的吻。

天國的夢消醒，已是秋天的曙光清寒地充斥狹室的時候了。可是，垂着塵污的帷帳的小船也似的床中，還留有溫暖的薄暗。金花在這薄暗中半仰着天，把圓額埋在襪色了的毛氈裏，還未曾睜開睡眠。因為被昨夜出了汗的緣故吧，油膩膩的髮亂粘在那血色不良的頰上。微啓着的唇縫間，白屑屑地露出着糯米粒似的細齒。

金花雖醒了以後，心尚徘徊於菊花，水香，整隻的燒雉，耶穌基督等種種的記憶。可是，不久床內漸漸明亮起來，無情的現實——昨夜會和奇怪的外國人同睡在這床上的事實，歷歷地闖入了她的快樂的夢魂中了。

「萬一把病傳給了他——」

金花想到這，就心裏起了昏暗，似乎覺得今晨難見他的面了。可是，既醒了以後，要永不去看他的被日曬黑的可愛的面貌，尤爲她所難堪。她躊躇了一會以後，她就偷偷地開了眼去向已經明亮的床內四看，誰知床中除了蓋着毛氈的她的以外，像十字架上的耶穌的他不必說了，簡直不見有一個人影。

「那末，或許這也是夢哩。」

金花掀了毛氈，坐起身來，用兩手揉一揉眼睛，把那垂着的帳子揭開，將朦朧的視線向空中四射。

室中的一切在寒冷的清晨的空氣中幾乎殘酷似地歷歷地畫着輪廓。舊桌子，熄了火的洋燈，還有一張倒在地上的，一張向着牆壁的椅子——一切都如昨夜的樣子。并且，小的銅十字架，也在桌上瓜子殼堆中，放着昏鈍的光。金花睡的怏愴眼，茫然四顧，在凌亂的床上，忘了冷坐了一會：

「却不是夢。」

金花一壁啣咕着，一壁只管想那外國人的奇怪的去路。不消說，她也想到他必是乘她睡着的時候偷偷地回去了的。但是，那樣愛他的，竟不別而行獨自離去，這與其說是不可相信，寧說是不忍相信。況且她還忘了未曾向那奇怪的外國人取得所承認的十塊錢呢。

「莫非真回去了不成。」

她抱了不安的心，正想去提引蓋在毛氈上的黑緞衣。才伸手過去，她的臉上就現出生氣潑潑的血色來了。這是因為聽到了油漆門外的那個奇怪的外國人的足音的緣故嗎？或是因了留在枕上毛氈上的酒氣，忽然喚起了昨夜羞恥的記憶嗎？金花這瞬間身體上的奇蹟，就是他自己感覺到那非常惡性的楊梅瘡，已在一夜之中消到不知何處去了。

「那末他就是基督了。」

她不禁滾也似地下床來，只穿着襯衣跪在冷冷的地上，和再生之主交談，像抹大拉的瑪麗亞似地作熱心的祈禱。

三

第二年春天的一夜，那曾訪過宋金花的年青的日本旅行家，又在薄暗的洋燈光下和她圍着桌子了。

『不是仍舊掛着十字架嗎？』

那夜他偶然嘲諷似地這樣說，金花立即肅然地，把有一夜基督降臨南京治愈她病的不可思議的話，告訴他聽。

年青的日本旅行家一壁聽她說，一壁獨自這樣想——

『我知道這外國人。那是日本人與美國人的混血兒。名字確記得叫 George Murry。他曾得意揚揚地對我做那路透電報局的通信員的朋友，談過他在南京一個信耶穌教』

的私娼那裏嫖過一夜，乘那女子熟睡着的時候私自逃走的話。我前次來的時候，他恰和我同住在上海同一的旅館裏，所以臉孔至今還記得。據說他也是英字新聞的通信員，可是樣子却不大像，似乎不是個好人。他後來因惡性梅毒至於發狂，也許就因為傳染了這女子身上的病的緣故。這女子到了現在，還把這無賴的混血兒當作耶穌基督哩！我應該替她把這蒙啓了呢，還是一聲不響，讓她永久做那古來西洋傳說的夢呢……」

金花的話說完以後，他好像一時忘了從新記起的樣子劃着火柴，噴起芳香的雪茄來。又故意熱心似地發這樣無謂的質問：

「嘎這真奇了！但是——你以後一次都不會發嗎？」

「呃，一次都……」

金花磕着瓜子，意氣揚揚，毫不躊躇地回答。

(夏丏尊譯)

湖
南
的
扇
子

除了生在廣東的孫逸仙等，著名的中國革命家——黃興蔡鈞宋教仁等，都產生於湖南。不用說，這也許是由於曾國藩張之洞的感化罷。但要說明這感化，仍不能不還考湖南人民氣魄的剛強。我旅行湖南時，曾偶然遭遇過像下面樣的小說似的小事件。這小事件，在某一意義上，也許就可以看出富於情熱的湖南人民的面目的。

大正十年五月十六日的下午四時許，我所乘的沅江丸在長沙碼頭靠攏。

我在這以前的數分鐘就憑了甲板上的欄干，望那漸漸向左舷逼近來的長沙府城。白壁及瓦屋頂形長的長沙，在曇天之下，比我所豫想的還要不體面。特別的是狹窄的埠頭近旁，只見新的赤磚瓦的洋房與楊柳樹，宛如飯田河岸光景一樣。我那時對於長江沿岸的大概的都會，早已把幻想消滅了，不用說，對於長沙，也早就覺悟除了豬糞，並無可看

的東西。但那種不體面的光景，仍給與我以近於失望的感情。

沅江九好像服從運命似地一步一步逼近埠頭去，同時綠色的湘江的水幅，也一步一步地縮狹起來。忽然一個龜鯢的中國人，提了提籃等類的東西，從我眼睛直下的地方跳上埠頭去。那種快捷的樣子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近於蚱蜢。正驚訝間，一個橫了擔棒，的又巧捷地跳過水去，接着又是兩個，五個，八個——轉瞬，我眼睛直下滿了向埠頭跳躍的中國人。不知不覺中，船也已在並着赤磚瓦洋房和楊柳樹的地方平靠了。

我乃離開欄干，開始去找同社的B君。在長沙住過六年的B君，約定今日到沅江丸來招待我的。可是，總找不到像B君樣的人，在舷梯上落的都只是或老或少的中國人。他們互相擁擠，口裏不知嚷着些甚麼。其中有一個老紳士，一壁下舷梯去，一壁回過頭來，打那在他後面的苦力。這在會潮過長江的我，原非罕見的光景，可是也非值得把見慣向長江感謝的光景。

我漸覺焦急了，再尋了欄干，仍去望那人波擁擠的埠頭附近。要緊的B君不必說，連

一個日本人也見不到。可是，我在埠頭的那面，——密密的柳枝下，却發見了一個中國美人。她在那水色的夏衣的胸下掛着金鎖片等類的東西，很是個小孩似的女子。也許我的眼睛已惹起他的注意了罷，她仰望這高高的甲板，在紅脣上浮了微笑，障着半開的扇，好像在和誰打招呼。

「喂，朋友！」

我驚異地回過頭去，不知在甚麼時候後面來着一個穿鼠色長袍的中國人，臉上充滿着和藹之氣。我一時不知道他是誰，既而在他的相貌中——特別在他那稀薄的眉毛中記起舊友中的一人來。

「呀！你嗎？是的，是的，你是湖南人。」

「唔，在這裏開業哩。」

譚永年曾和我同期從一高入東大醫科，是留學生中的才子。

「今天來接甚麼客的嗎？」

「唔，接甚麼客。——你以為是接誰？」

「不見得來接我吧。」

譚略噘了口，滑稽地微笑：

「可是，真是來接你的囉。B君不湊巧，五六日來患着虐疾哩。」

「那末你是受B君的委託的嗎？」

「就是他不委託，我也豫備來的。」

我記起他一向的和藹來，譚在我們的寄宿舍生活中，無論對誰，都不曾給與惡感過，如果對於他要加壞批評，那末就是同室菊池寬所說過的，他太不給任何人以惡感的——

「但是，累你，是對不起的。我原是連宿所都曾託了B君了的。」

「宿所已與日本人俱樂部接洽好了。半月一月，都不要緊。」

「一月？那裏的話！我只要住三夜就夠了。」

譚與其說是吃驚，不如說是立刻掃興的樣子：

「只住三夜嗎？」

「呃，如果遇到有土匪斬首等類可看，也許……」

我這樣回答，心想，長沙人譚永年聽了必定會蹙額了。誰知他自從回復了快活的神情，毫不介意地回答我說：

「呀，早一星期來了就好。那裏不是看見有些空地嗎——」

那就是赤磚瓦的洋房前面——有着叢密的柳枝的地方。却是，方才的中國美人，已不在那裏了。

「新近，在那地方，同時殺了五個。就在狗走着的處所……」

「這倒可惜了。」

「殺頭在日本是沒得看的。」

譚大聲地笑了以後，似乎想認真講甚麼話了，無端把話頭一轉。

「那末就上去罷，車也已在那裏豫備着了。」

我於第三天的十八日午後，從了譚的邀請，到那湘江隔岸的嶽麓去遊麓山寺和愛晚亭。

二時前後，我們所乘的汽機船，沿了日本僑民稱為「中島」的三角洲右邊，在湘江中行駛，朗晴的五月天氣，映得兩岸風景分外新鮮，右望長沙，白壁屋瓦都襲受了日光，已不像日昨的憂鬱，柑樹繁茂，石砌回繞的三角洲中，好幾處聳着西洋式的小建築，在西洋建築間，又閃着弔在繩上的洗濯物，小洲望去好像活了橫着似的。

譚爲要命令船夫，踞坐在船頭，可是他目的雖在指導船夫，却不斷地對我雜談。

「那是日本領事館——請用了這眺望鏡——在右邊的是日清汽船會社。」

我銜着雪茄，把隻手伸在船外，玩那時時觸上指尖來的湘江的水勢。譚的話在我好比一串的噪音。可是，依了他手所指示去看兩岸的風景，當然也並非不快的事。

「這三角洲叫做橘洲……」

「啊，有鷹在叫着哩。」

「鷹嗎？……唔，鷹也不少。對了，有一次，張敬堯與譚延闓打仗的時候，張部下的屍首，有好幾個流到這江中來，鷹竟飛下來停在屍上，一個屍上兩隻或是三隻……」

譚正說時，另有一隻汽機船在離我們所乘的二三丈的地方掠過。船中除了穿中國服的青年以外，還坐着兩三個美人。我的眼倒不注向那些美人而注視在那船掠過的大樓的波浪上。可是譚話尙未完，一見了她們，恰如尋到了仇人的樣子，倉忙地把眺遠鏡遞給我。

「請看那個女子，那坐在船頭的。」

我有一種父母遺傳下來的執拗脾氣，別人如果催我甚麼，偏要故意不理。并且這時那船的浪正打衝過來洗着我們的船側，連我的袖口都透濕了。

「爲甚麼？」

「啊，姑且不管爲甚麼，請看那女子。」

「美人嗎？」

「呃，美人囉，美人囉。」

她們的船已駛遠十多丈了，我才扭轉身去，調節眺遠鏡，同時又感到那船突向後去的錯覺。那女子在圓形的風景中略側了臉，似乎正在聽誰說話，時時露出微笑。方顯的臉上，除了眼睛較大的一點外，並不覺得有特別美的處所，却是她那前髮以及淺黃色夏衣的被江風飄拂的光景，遠眼看去確是美麗的。

「看得見嗎？」

「唔，連睫毛都見到。可是，不甚美哩。」

我重把臉向着那似乎正在有甚麼了不起的諷去。

「那女子有過甚麼事嗎？」

諷不似平日快嘴，先徐徐地燃着了雪茄，反來問我：

『昨天不會這樣說過的嗎？——在那埠頭前面的空地上斬了五個土匪。』

『唔，這是記得的。』

『這裏面的頭目，名叫黃六一——這條伙也被斬了——據說他能右手執了小銃左手拿了手鎗，同時射殺兩個人。即在湖南，也算得有名的亂黨哩……』

譚忽然叙起黃六一平生的惡業來，他的敘述，大部分似盲從着新聞記事，幸而含有浪漫色彩的比帶血腥氣的處所來得多。甚麼黃平日在密輸入者中被尊稱為黃老爺啦，甚麼從湘潭一商人強劫過三千元啦，甚麼腿上中了彈，還負了名叫樊阿七的副頭目，過蘆林潭啦，甚麼在岳州的某山道，射殺過十二個步兵啦——譚差不多像黃六一的崇拜者的樣子，熱心地把這種事說個不休。

『你想，據說這條伙殺人擄人的案子共有一百十七件哩。』

他在談話的段落間，還時時加以這類的注解。不消說只有自己不受損害土匪在我原決不厭憎的。可是，一味聽了那大同小異的武勇談，究覺得有些厭倦起來了。

「那末，那女子怎麼了？」

譚這才轉了微笑，答出和我內心的推測差不多的話來：

「那女子是黃的情婦啊。」

我實不能依他的豫期來加以驚歎，但是一味沈了臉銜着雪茄，也覺得有些對他不起：

「唔，土匪也寫意哩。」

「那裏黃還不算甚麼呢。像前清末年的強盜姓蔡的是，月收一萬元以上，在上海租界上造了堂堂的洋房住着哩，老婆不消說了，連小老婆都……」

「那女子是妓女或是甚麼吧？」

「唔，是個名叫玉蘭的妓女。她在黃活着的時候，了不得地鬧得過……」

譚似乎想起了甚麼，暫時噤了口，浮出微笑來。既而把雪茄丟了，認真地提出這樣的

商量：

「嶽麓有一個湖南工業學校呢，先去參觀了那裏不好嗎？」

「唔，去看看也不要緊。」

我給了他一個勉強的答復。這因為昨晨參觀某女學校時，意外感到排日的空氣，使我不快的緣故。可是，我所乘的船，不管我的氣分怎樣，繞過「中島」的鼻，在晴朗的水上直駛近到嶽麓去了。

就在當天晚上，我與譚同上了某妓館的樓梯。

我們走到樓上的房間，擺在中央的檯子不必說了，椅子，痰盂，以及衣櫃，都和在上海或漢口的妓館中所見的幾毫無兩樣，只是這房中於天花板的一角吊着一個銅絲的鳥籠，其中養有兩只栗鼠，全然無聲地在木桿上跳上跳下。這和那牕口及門上垂着的紅洋布，同是到此才見的東西。可是，在我眼中，却是不起快感的。

房中最初來接待我們的是個小胖的搗婦。譚一見了她，就滔滔地談說甚麼，她也充

滿了笑容圓滑地和他應對着。可是，他們的談話中的言語，在我一句也不懂。（這不消說是我不通中國話的緣故，但長沙的言語即在懂得北京話的耳裏，也似乎決不易懂得的。）

譚與鴉婦談畢，和我對坐在大大的紅木樓邊，在她拿來的印好的局票上，開起妓女的名字來。張湘娥，王巧芳，含芳，醉玉樓，愛媛媛——這些在旅行者的我的眼中，都是中國小說裏恰好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把玉蘭也叫了罷。』

我雖要想回答，不湊巧，鴉婦劃着火柴來替我點香煙了。譚隔着檯子看了我一眼，就隨手把筆揮下去了。

這當兒，泰然進來的，是個戴細金絲邊眼鏡的血色很好的圓臉妓女。她在夏衣上閃着好幾顆的鑽石，且有着庭球選手或游泳選手似的體格。我見她那樣兒，美醜好壞且不管，奇妙地覺到矛盾，實際她和這房內的空氣——尤其和籠中的栗鼠，是個不調和的存

在。

她略施目禮，卽跳也似地走近譚那裏去。既坐在他的膝頭，又把一隻手加在他的膝上，宛囁地絮說甚麼話。譚也——譚當然很得意地『是了是了』地回答她。

『這是這家的妓女，名叫林大嬌。』

譚這樣說時，我不覺記起他在長沙也是大富家的兒子的事來。

過了十分鐘光景，我們仍相向了開始喫那重用木耳，鷄，和白菜的四川菜的晚餐。妓女除了林大嬌，已有許多圍繞我們。她們的後面還列着五六個戴打烏帽的男子，都控着胡琴。妓女們恰如被那胡琴音吊起的樣子，順次地坐了唱出高吭的歌曲來。這在我亦非全然不感趣味，但比之於京調的賣馬和西皮調的汾河灣，我所遠感得興味的還是坐在我左邊的妓女。

坐在我左邊的，就是那我大昨日在沅江丸上僅經一瞥的中國美人。她在水色的夏衣胸前仍掛着金鎖片。接近了看，雖有些病的纖弱，却意外沒有小家氣的處所。我對了她

的側顏，不覺聯想到生長在日蔭的小球根來。

「喂，坐在你旁邊的是——」

譚在被老酒醃紅的臉上，浮出可愛的微笑，突然隔了盛蝦的盆子向我揚聲。

「那就是名叫含芳的。」

我對着譚的面，不知爲了甚麼，終於忘把大昨日的事情告訴他。

「這人的言語漂亮哩，像R的發音，竟像法蘭西人。」

「唔，因爲她是北京人。」

含芳自己似乎毫不知道我們在以她爲話題，她時時用眼瞟視我，一面快速地和譚問答。可是，與啞子無異的我，在這時也只有照例地打量兩人的臉色而已。

「她問你幾時到長沙的呢，我告訴她大昨日才到，她說那天爲了去接人，也會到埠頭去過的。」

譚這樣地翻譯了以後，再去和含芳講談。可是，她却只含了笑像小兒似地搖頭。

「唔，無論怎樣，總是不肯招。方才在問她那天接誰哩……」

忽然，林大嬌用手中拿着的香煙指了含芳，嘲笑似地說了不知甚麼話，含芳似乎羞惱了，急要想來靠住我的膝頭，既而却微笑着回答了一句話。對於這戲劇的——或藏在戲劇背後的意外深遠的她們的敵意，我不禁感到好奇心了。

「喂，在說甚麼？」

「她說並不接誰，是去接母親的那裏，方才據這位先生說，大概是去接名叫×××的長沙戲子的哩。」（可惜我未曾把名字記在筆記簿裏）

「母親？」

「所謂母親，也是假母親。就是買養着她和玉蘭的搗婦啊。」

譚答畢我的話，豪飲了一杯老酒，重新滔滔地談說起來了。除了「這個這個」以外，都是我所不懂的話。但見妓女和搗婦都熱心地聽着，似乎所談的是很有興趣的事。並且，她們把眼來瞷我，又似乎所談的事與我有關。我原只是當了許多人面前坦然地銜着煙

茄的，至此不覺有些感到不快起來了。

『不行！在說甚麼？』

『那裏，我在說今天到嶽麓去的船上，遇見玉蘭，還有……』

譚啓着上唇，更提高了興致：

『還有，說你想看看斬頭。』

『這沒有甚麼希罕！』

我雖聽了這說明，尙未到場的玉蘭不必說了，對於她的姊妹行的含芳，也不覺得可憐。可是，我去看含芳時，已理智地瞭解了她的心情了。她震着耳環，只是在樓下膝頭把手帕絞緊了放鬆，放鬆了絞緊。

『那末這也沒甚麼希罕嗎？』

譚從背後搗爛的手中，取過一個小小的紙包，鄭重地把他打開，包裏有包，其中是一塊煎餅大小的朱古力色的奇怪的東西。

「甚麼，這是？」

「這嗎？這原只是平常的餅乾……呀，日間不是和你談起過土匪頭目黃六一的話嗎？裏面滲得有黃的頭血哩，這才是在日本所不得見的東西。」

「這有甚麼用？」

「有甚麼用呢！喫罷了。這裏的人尙相信喫了可以免病的。」

譚快活地含了笑，去和恰在這時要離席而去的兩三個妓女招呼。及見含芳立起身來，他差不多像乞憐的樣子，有笑有說，末了，又舉起一手指着對面的我，含芳略躊躇了一會，浮了微笑仍靠檯子坐下。我覺得她太可愛了，就不給人看見，暗地裏去握住她的手。

「像這樣的迷信，真是國恥。我從醫生的職業上，會嚴重地加以反對，可是……」

「這只因爲有斬罪的緣故罷了。像腦髓的燼灰，在日本也有喫的。」

「真的嗎？」

「啣呀，怎麼不真！我也喫過的。不消說這原是幼時的事……」

正說間，玉蘭來了，她和鴛鴦立談了一會，在含芳之旁坐下。

譚見玉蘭來，又撇棄了我向她賣起風情了。她比在外光中所見確美了幾分，至少她笑起來的時候，那像軸磁也似的光亮的齒，是可愛的。可是，我對了她的齒，不禁聯想起栗鼠來了。栗鼠呢，這時仍在那紅洋紗幕的玻璃窗邊的籠中，雙雙地滑跳着。

『那末略微把這膏膏如何？』

譚把餅乾折斷了給我看，那折斷處的颜色也與表面一樣。

『胡說！』

我不消說是搖頭的。譚大聲笑了以後，又去將餅乾的一角叫在旁的林大嬌喫，林大嬌微蹙了額，斜側地阻擋他的手。同樣他又把這送到好幾個妓女前面，既而那褐色的一片，輪到了凝妝安坐着的玉蘭面前來。

我忽然感到一種誘惑，想一嗅這餅乾的氣味。

『喂，也請給我看。』

『唔，這裏沒有一半。』

譚用了左手把那殘餘的半塊投了過來，我從小碟與箸間把這小片拾起，可是拾碟拾起了，忽而不想去嗅，於是就默然地把他丟在碟子底下。

但見玉蘭注視了譚，作了兩言三語的問答，受取了那餅乾，復很快的向了看着的許多人談說起來。

『翻譯給你聽，如何？』

譚在檯上手托了頭，用了醉後的笨重地舌音向我說。

『唔，請翻譯。』

『逐語譯呢，好嗎？我願嘗我所愛的——黃老爺的血……』

我覺得身上震動了。原來那按着我膝的含芳的手在震動。

『請你們也像我的樣子……將你們所愛的人……』

玉蘭於譚談說時，已在那美的齋間銜着那餅乾的一片了。

我依了三宿的豫定，五月十九日午後五時許，依然在沅江九甲板的欄干上憑着了。白壁和瓦屋頂積成的長沙，在我殊不足引眼，這確也是受了次第迫來的眼色的影響。我銜了雪茄，好幾次地回憶那譚永年的快活的面貌。不知爲了甚麼，譚未曾來送我。

沅江丸的離開長沙埠頭，確在七時或七時半。我完了食事，在薄暗的船室的電燈下，計算我在長沙的旅費。我的眼前有一把扇子，在不滿二尺的桌外，垂着桃色的流蘇。這扇子不知是誰在我未到這裏以前遺留着的。我一壁動着鉛筆，時時又記起譚的面貌來，他的要使玉蘭受苦的理由，我總不能明白知道。可是，我在長沙的旅費——我還記得，改算爲日本金，恰好是十二圓五十錢。

(夏丏尊譯)

原书空白页

手
巾

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長谷川謹造先生，坐在走廊（Veranda）的藤椅子上，讀着

Strindberg 的作劇術。

先生的專門，是殖民政策的研究。因此，先生誦讀着作劇術的事，在讀者怕多少總免不了有些意外之感罷。然而這一位不僅是學者，便以教育家論也負有令名的先生，本來即使對於專門研究毫無必要的書籍，只要在某種意義上，和學生的思想，感情有關係的東西，倘有閒暇，是必定都要過一過目的。近來先生爲了自己兼任着校長的某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的愛讀——不過因了這一點理由，就連那 Wilde 的 De Profundis 和 Intentions 等書也都已經是不辭一讀之勞了。畢竟是這樣一位先生的事，所以現在讀着的書，雖然是論歐洲近代戲曲和俳優的東西，倒也沒有什麼特別可怪的地方。這無非是因爲受先生薰陶的學生之中，非特有了做什麼 Ibsen 什麼 Strindberg 以及什麼

Masterlinck 評論的人，甚至於竟有想步近代的戲曲家的後塵，以作劇爲一生事業的熱心家的緣故。

先生每當讀完了警拔的一章之後，便把黃布面的書擱在膝上，漫然地對着那吊在走廊裏的岐阜提燈，加以一瞥。說來倒也有些不可思議，當先生這樣地看了一眼，先生的想念，便就離開 Shindberg 了。和先生一同去買這提燈的，他的夫人的事，却交替着浮現到先生的心頭。先生留學中，在美國結了婚，因此先生的夫人，不消說，是美國人。然而她在愛日本和日本人的一點上，却和先生沒有什麼差異。而且日本的精巧細緻的美術工藝品，尤其能得這位夫人的中意。所以那吊在走廊裏的岐阜提燈，與其說是先生的嗜好，還不如認作是夫人的日本趣味的一端的表現，更爲不錯罷。

先生每當放下了書的時候，常常想到了夫人和岐阜提燈以及那提燈所代表着的日本文明。照先生的所信來說，先生以爲日本的文明在最近五十年間，物質方面已有了頗顯著的進步，然而精神方却總看不出怎樣一個進步來；非特如此而且在某種意義上，

毋寧說是正在墮落着呢；說起來這實在是現代思想家的急務，對於救濟這墮落的方法，究竟怎樣才好呢？先生的論斷，以為除了憑藉着日本固有的武士道而外，沒有別的辦法。所謂武士道這東西，決不可看做偏狹的島國民的道德。要曉得在這裏面，反而竟含有了和歐美各國的基督教的精神相一致的東西。倘能憑了這武士道得使現代日本的思潮明白了一個歸趨，那末所貢獻的，決不是僅僅限於日本的精神文明。而且因此也可得使歐美國民與日本國民的相互間的理解，成為容易的利益；或者說國際間的和平也可從此而得日益促進罷。——先生近來在這種意義上，想自己做成橫互在東西兩洋間的橋梁哩。爲着是這樣的先生，所以夫人和鮫阜提燈以及那提燈所代表的日本文明，保持一種調和，浮現到他的意識裏來，也決不是一樁不愉快的事。

然而在這幾次反覆尋思着這樣的滿足之中，先生漸漸感到自己的思念和正籟讀的那 Strindberg 相離，已是很懸遠了。因此便微露着厭惡的樣子，搔着頭，復又專心地開始把眼睛注視着那細小的活版字。恰巧現在正讀着的地方，寫着這樣的事：

「當俳優對於最普通的感情，發見了某一種恰好的表現法，而且因此獲得成功的時候，他就不問適合時宜與否，一面因了那表現是快樂另一面復又爲着那表現而變成功的緣故，便動輒容易趨向到做出那一種手段來的。那就是所謂型 *Manier*。」

先生從來對於藝術——尤其是演劇，可說是和風馬牛般的不相關。他就連那日本的戲劇，到了這樣年齡，除了可數得出的幾次而外，實在沒有多看過。——曾經在某學生做的小說裏，有過梅幸這個名字；雖然以博覽強記自負的先生，却獨對於這名字，竟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因此在乘便的時候，便就叫住那學生問他道：

「所謂梅幸，究竟是什麼？」

「梅幸——麼？所謂梅幸就是現在在丸之内帝國劇場的那班子的俳優；目下正演着太閤記第十段的換的脚色。」

穿着小倉布的裙子 (*Bakama*) 的學生，慇懃地這樣回答。——因此之故，先生對於那 *Strindberg* 用簡勁的筆，論評着的各種演出法，所謂先生自己的意見，可說是全然沒

有。不過那却能使先生聯想到他留學中，在西洋所看過的戲劇的某種東西。在這範圍裏，他總可以感到多少興味。說來真也和中學的英語教師，爲要探尋 *Idiom* 而讀 *Bernard Shaw* 的劇本，沒有什麼大差異。然而不管怎樣勉強，興味畢竟還是興味。

從走廊上面的天花板下，下垂着沒有點火的蚊阜提燈。在藤椅子上的長谷川謹造先生，誦讀着 *Strindberg* 的作劇術。我只要寫這一點事，那末想來讀者總可容易地想像到是怎樣地一個日長的初夏的午後罷。不過僅因爲這樣地說了一說，那也決不能認爲先生是還在苦無聊賴。倘若有想要這樣解釋的人，那末便是要對於我的書寫的心情，故意地加以 *Cynical* 的曲解的人。——現在竟連 *Strindberg* 先生都不能不中途停頓了。這因爲突然間報告來客的女傭，妨害了先生的清興的緣故。世間不管日子怎樣地長，却有些似乎非把先生忙煞不止的樣子。

先生放開了書，把剛才女傭拿來的小名片，看了一眼；象牙紙的上面，細細地寫着「西山篤子」，總覺得直到現在所會過的人裏面，沒有此人似的。交際廣多的先生一面離

開藤椅子又仔細地把頭腦中的人名簿，翻了一遍，依然沒有那類乎這名字的人的顏面，浮現到記憶裏來，因此將名刺代替了夾書籤，夾在書裏面，便把書放在藤椅子上。那時先生就露出不安的容姿，一面把穿着的絹的單衣整一整，一面復又對那吊在面前的岐阜提燈，看了一眼。想來無論誰也都是如此的罷。叫人等候着的主人方面，比較那等候着的客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更覺得等待得心焦呢！本來是一位平日謹嚴的先生的事，即使不是對着像今日一樣的未知的女客，也是如此的。這一點，怕也用不着特別地來聲明的罷。

於是君一看時刻，先生便開開應接室的門了。走進裏面正把那握住的門鈕放手的當兒，坐在椅子上的四十左右的婦人，差不多也在這時候站了起來。客人超越了先生的辨識，穿着上品的醬色的單衣，外面罩着一件黑的羅絹的外衣（Haori）在胸前留有一條細縫的地方，那扣帶上的翡翠，浮凸出一涼爽的菱形。頭髮是丸鬢的髻，這在對於這樣細小的事，毫不關心的先生，也能立刻看出來的。臉兒是日本人特有的圓臉；皮膚是琥珀色的。看來是一位賢母模樣的婦人。先生看了一眼，想着這客人的面貌，髻髮總在什麼地

方見過似的。

「我是長谷川。」

先生很溫婉地於打過招呼。這樣說一說，先生以爲倘若是見過的，那末對面的人總會說出來的罷。

「我是西山憲一郎的母親。」

婦人用着清晰的聲音，這樣地通了名姓，而且復又丁寧地回了一禮。

說起西山憲一郎，先生也還記得。他也是做 Ibsen 和 Strindberg 評論的學生中的一人，他的專門，想必確是德法。自從進了大學以後，常常提出思想問題，往來於先生門下的。今春患腹膜炎，進了大學病院；先生也曾經趁便去看過他二三次。先生以爲這婦人的面貌，在什麼地方見過，却也並非是偶然的事。那濃眉的，精神充足的青年，和這婦人，若要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可說是「刻印板」一樣，相像到真有些可驚異了。

「噢！是西山君的……是了。」

先生一面獨自點着頭，而又向那在小桌的對面的椅子，指了一指。

「請坐。」

婦人對這突然的訪問，道了歉後，復又丁寧地施了一禮，便坐在主人所指的椅子上。那時候她從袖裏拿出了一塊白的東西來，想必是手巾罷。先生一看見了，就把朝鮮團扇遞給她，自己便坐在對過的椅子上。

「真是很好的房子。」

婦人微似故意地，把室中看了一遍。

「那裏！大雖然大，却是毫無有結構的。」

慣於應酬的先生，便把剛纔女傭拿來的冷茶，端在客人的前面，於是立刻就把話題轉換到對手的客人身上。

「西山君怎樣？身體想必總沒有什麼罷。」

「噯！」

婦人很鄭重地把兩手放在膝上，暫時裏把話停頓一下，復又靜靜地這樣說。依舊是以安靜流暢的語調說着。

「實在今天是爲小兒的事來告擾的。小兒是已經亡故了。生前承先生種種照顧……」

婦人的手也不動，在先生以爲她是客氣；當這時，先生正把紅茶的茶碗拿到嘴邊了。因爲先生想與其一味力勸她喫，還不如自己先喫給她看的好。不過茶碗還沒有觸着柔軟的口罷的當兒，婦人的言語，却驚動了先生的耳朵。喫了茶呢，還是不喫茶呢——這一種思慮，完全離開了青年的死，在一瞬間內，煩擾了先生的心。然而却也不能把拿起的茶碗，始終停住在嘴邊的。因此，先生便決然地喫了半茶碗，稍微繃了一縷眉，彷彿瞪也似地，說了一聲「阿呀！」

「在病院裏的時候，他也時常談到先生的恩誼，雖明知先生是很忙的，但也得來通知一聲，謝謝先生的厚意……」

「不敢，不敢，那兒的話！」

先生把茶碗放下，便拿起畫有青蠟的團扇，惘然地復又這樣地說了。

「畢竟亡了麼！正在這樣有望的青年時候……我也好久沒有到病院去探問，想來總以為漸有起色了——究在那一天逝世的？」

「昨天。恰巧是頭七的日子。」

「在病院裏麼？」

「是的。」

「唉！實在是意外的事。」

「說來，真是可以盡力的地方，都已經盡力過了。除了看破一點，拋開了不想而外，也沒有別的法子。但是雖然如此，直到了現在一想到什麼事總要說出後悔的話來，真也是不行的。」

正交談着這樣的對話的當兒，先生却發覺了意外的事實。那就是這婦人的態度和

舉止等，總沒有一點像說着她自己兒子的死的樣子。眼裏沒有包着眼淚，聲音也和平常一樣；而且嘴邊竟還露着微笑呢！假如這樣地沒有聽見她的話，專看着外貌的時候，想必無論什麼人，都一定以為這婦人正談着平常茶飯事呢！——這在先生，真是不可思議了。——那是從前先生在柏林留學時候的事。那時正值現今德皇的父親威廉第一崩御了。先生在咖啡店裏聽到了這訃音，當時原也受了一點感觸；但一息兒便恢復了原狀，露出精神充足的面孔，把手杖夾在脅間，歸到寓所裏來了。寓所裏的二個小孩子一開開門，便雙方抱着先生的頭，哇哇地大哭起來。一個是穿着茶色的短衣的十二歲的女孩，另一個是着了紫色褲的九歲的男孩。愛好小孩的先生，也不明白是爲的什麼，便只得撫摩二人的光澤的髮，頻頻地說着「怎麼了！怎麼了！」慰安了他們；然而小孩們却總是哭個不休。後來唏噓唏噓地啜泣着，說着這樣的話！

「老爺爺陛下，說是已過世了。」

先生覺得一國元首的死，竟連小孩子都這樣地悲傷，真有些不可思議了。這非特先

生想起皇室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而且自到西洋以來屢次動先生視聽的西洋人的衝動的感情的表白，現在更使得這一位是日本人又是武士道信者的先生，大喫驚了。那時的怪訝和同情合而為一似的心情，雖然忍忘懷，但却總忘記不了。——先生現在也覺得不可思議，論程度正恰恰和那日相似，不過此次却反以婦人的不哭泣，為不可思議了。

然而第一個發見之後，不久第二個發見便繼續來了。

那時正當主客的話題從亡故的青年的追懷，到了日常生活的瑣事，復又想回轉到原來追懷的時候。不曉得怎樣一來，朝鮮團扇從先生手上滑了出去，拍的一聲掉在地板上了。當時的會話不消說，並不是不容片刻間的急迫。所以先生便從椅子上把上半身靠前一點，彎下身去，伸手到地板上了。團扇在小桌子的下面，——正落在那藏在拖鞋裏面的婦人的白襪子的旁邊。

那時先生的眼裏，偶然瞥見婦人的膝。拿着手巾的手，正攔在膝的上面。不必說，單單是這一點，也算不得發見，或是什麼。然而同時先生却感到了婦人的手正在那裏很激烈

地震顫着，且又感到了一面雖在震顫着，一面也許爲了勉強抑制感情的激動的緣故，膝上的手巾，用着兩手要把牠裂開似的，緊緊地握着。最後復又感到了那纏着的手巾在纖纖的手指之間，髮髻被微風吹動着似地，刺繡的邊緣，正在動着。——婦人在臉上雖露着笑容，實際從先刻起，全身哭泣着呢！

拾了團扇，擡起頭時，在先生面孔裏有了一種以前沒有過的表情。看到了不應看的東西的一種敬虔的心情，和從這樣心情的意識而來的某種滿足，多少帶點演戲的氣味，成了誇張似的很複雜的表情。

「呀！你的心痛，就像我這樣沒有小孩子的人，也是很能明白的。」

先生彷彿看到令人暈眩似的東西一樣，稍稍誇張地把頭折轉過去，用低的，充滿感情的聲調，這樣地說了。

「謝謝你！總之，現在不管怎樣地說，真也是要不來的事……」

婦人稍稍低下了頭。在那高興的面孔上，依然浮露出充分的微笑。

過了二小時之後，先生洗了澡，用了晚飯，喫過了食後的櫻桃，復又快樂地坐在走廊的藤椅子上了。

長夏的黃昏，無論到什麼時候，却總還露着薄暮微明；開着玻璃窗的走廊，一時裏倒也似乎不容易入暮。先生在微光中，把左膝放在右膝上，頭靠在藤椅子背，一直就茫然地眺視着岐阜提燈的赤的殼子。那一本 *Stanhope's* 的書，雖是依然拿在手裏，但劈開一頁都還沒有讀似的。那實在也是當然的。——先生的頭腦中已是被西山鴉子底人的英勇的行爲，充滿着了。

先生喫飯的當兒，便把這事的全部，自始至終，和夫人談了。而且很讚賞着以爲那是日本的女武士道，愛日本和日本的這位夫人，聽到了這話，當然沒有不同情的。先生得着夫人做他的熱心的聽者，很感到了滿足。夫人和先前的婦人以及岐阜提燈——現在這三個，有了某種倫理的背景，浮現到先生的意識裏來了。

先生究竟有怎樣長的時候，沈浸在這樣幸福的回想裏，却也不大清楚。不過其間先生忽然記起某雜誌託他撰稿的事了。這雜誌用了致「現代青年書」的題目，向四方的大家，徵求着關於一般道德上的意見。他想把今日的事件做材料，趕快把所感寫書來寄去的——這樣地想着，先生微微搔了一搔頭。

一搔的手，就是那拿着書的手。先生却看見了直到現在閉却了的書，便把以前放有名片做記號的那正讀着的一頁翻開看了。那時恰巧女傭跑來，點着了頭上的蚊阜提燈，因此雖然細小的活版字倒也不怎樣難認讀。先生原來也沒有什麼特別要買的意思，却漫然地把眼睛注在書上了。Strindberg說：

『我當年輕的時候，人家和我說過海培兒克夫人——大約是從巴黎出身的麗——的手巾的事。那是說：面上出微露笑，手却把手巾裂而爲二的二重演技，我們現在把這演技，定名叫做泉味。』

先生把書放在膝上了。因爲是翻開着的放在那裏，西山篤子的名片仍舊擱在正中。

然而在先生心頭的，却已不是那婦人了。而且那也不是先生的夫人，更不是日本的文明。那是要想破壞此後的平穩的調和的不知分寸的某物。Schubert 所指點的演出法，和實際道德上的問題，不消說是不同的；然而從現在讀過的地方，所受的暗示之中，却有擾亂先生洗澡後的暢適悠然的心境的某物在。武士道而且和那型！……

先生頗有些不快的樣子，搖了二三次頭，復又把眼睛朝上，開始去凝然地眺視那畫有秋草的岐阜提燈的明亮的燈籠了。

(方光蕪譯)

原书空白页

附錄一 中國遊記

第一瞥

剛走出船埠，不知有幾十個車夫，就突然把我們圍住。所謂我們，是同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國際通信社的約翰斯和我四人，車夫二字給與日本人的印象，原不是醜態的。那氣象的良好，倒反足使人見了起江戶兒（即日本男兒——譯者注）的抱負。可是，中國的車夫，即使說他就是醜態自身，也決不是誇張。並且望去全是可怪的人相。這許多車夫從前後左右一齊伸了各種各樣的頭大聲地狂喊着什麼，在初上岸來的日本婦人們，似乎要覺到不少的害怕。就是我，常被他們中的一個拉住外套的袖子時，也竟弄到要退却躲避到那長身的約翰斯君背後去了。

上海城內

……打那巷子轉灣，就見會聞其名的湖心亭。名叫湖心亭，似乎是好地方，其實只是極破壞荒廢的茶館。亭外的池中，浮着綠色的垢濁，幾乎看不見水的顏色。池的周圍，用石疊着奇怪的欄杆，我們剛走近這里，有一個着了淺藍色衣服，拖着長辮子的長長的中國人悠然在池中小便。什麼陳樹藩將豎叛旗，什麼白話詩的流行快已過時，什麼日英同盟正在續緒，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那人一定是全不成問題的。至少，在那人的態度及臉色上，有着可叫人作如此推想的長閑。陰曇的天色中，矗立在近旁的中國風的亭子，滿着病的綠色的池，向這池斜注着隆隆的一條的小便——這不只是一幅可愛的憂鬱的風景畫，同時又是我們這老大國的辛辣可怕的象徵。我把這中國人的樣子注視了好一會……

再走些過去，坐着一個盲目的老乞丐——原來，乞丐是浪漫的。浪漫主義是什麼？

是議論很麻煩的問題。可是至少其中的一個特色，似乎總是憧憬着某種不可知的東西，如什麼中世紀咧，幽靈咧，夢咧，女人的祕義咧之類的東西的。依這說來，乞丐的比銀行員來得浪漫的，是當然的事了。至於中國的乞丐，那更不是尋常普通的所謂不可知。有的飄在雨打的路上，有的披着破新聞紙，有的嗒嗒地舐着那腐爛得像石榴似的膝頭——要之，浪漫得幾乎可使人爲之恐縮。讀中國小說的時候，名士或神仙扮作乞丐的故事很多，那就是從中國的乞丐自然發達的浪漫主義了。日本的乞丐沒有中國乞丐那樣的超自然性與不淨性，所以也沒有中國那樣的故事……這盲目的老乞丐的樣子，儼然好似赤脚仙人或鐵拐李的化身。前面階石上還用粉筆寫着他悲慘的生平，字也似乎比我的好些，我想，必定另外有人替這樣的乞丐作代書的。

通過了骨董街，到了一所大廟宇。這是在繪信片上也曾見到過的城隍廟。廟內有許多參拜者擁擠地叩着頭，上香的，燒紙錢的，其多至於在我想像之上。大約煙薰得太重了。

的緣故罷，梁上的匾額以及柱上的對聯，都奇怪地帶着油煤，或者廟中不染油煤的只是上面錯落吊着的金色及銀色的紙錢與那螺旋狀的盤香，也未可知。只這一點，已和方才的乞丐一樣，儘足令我想起以前曾讀過的中國小說。至於看到左右排着的判官似的神像以及正面端坐着的城隍像，覺得和在什麼聊齋志異、新齊諧等書插圖中所見過的完全無二……在富於鬼狐之談的中國小說裏，自城隍起以至手下的判官鬼隸，都不甚空閑。怎麼城隍替在廡下過夜的書生開了好運，怎麼判官把村中著名的竊賊嚇死——這樣說來，似乎都是好事，但也有只要用狗肉供他，就連惡人也肯幫助的賊城隍，所以因踏踢了人妻的緣故，被折了手或斬了頭，把恥辱曝露的判官或鬼隸也頗不少。以前在書中讀到這些時，似乎總有些不能承認……現在親眼看見了城隍廟，覺得中國小說雖出於荒唐無稽，但其想像的因緣，一一可以點了頭叫『原來如此』的。像那赤面的判官，雖保他不作惡少的行徑，像那美髯的城隍，也似乎會帶了這全體侍衛，在夜空中昇騰的。

……到廟前去遊各種攤肆。鞋襪、玩具、甘蔗、貝扣、手巾、花生——此外還有許多不乾不淨的食物。人們的聚集，和日本的『緣日』相似。那面走着穿漂亮的洋服綴着紫水晶的領結定針的中國的時髦人，這面走着戴着銀項圈的小脚三寸的舊式婦人。金瓶梅中的陳敬濟，品花寶鑑中的奚十一——在這許多的人裏面，這類的豪傑似乎也有着，但是什麼杜甫，什麼岳飛，什麼王陽明，什麼諸葛亮，却似乎一個都找不出。換句話說，現在的所謂中國，已不是從前詩文中的中國，是在猥褻殘酷貪欲的小說中所現着的中國了。那醉心於什麼霧器的小亭，睡蓮，以及刺繡花鳥的淺薄的欺詐的東方主義，在西洋也早已驅除淨盡，日本也該把那除了文章軌範、唐詩選之外不復知有中國的漢學趣味，隨便消滅了好。

戲 臺

在上海看戲的機會，只有二三次。……我所去過的劇場，一個是天蟾舞臺。那是白色

油漆的三層樓建築，二樓與三樓，都是半圓形，周圍用着黃銅欄杆，這大概是模仿時髦的西洋式的。從屋頂的天花板上煌煌地垂下三盞大電燈，下面在滿排着藤椅坐位。其實，只要在中國，藤椅子也不能不當心的，有一次，我和村田君坐在這藤椅子上，就被一向聞名過的臭蟲在手上頸上咬了好幾處。不過，若就劇場佈置而論，大體上可以說是清爽，不致見了不快的了。

舞臺的兩旁，規規矩矩地各掛着一個大時鐘（其實一個是停着的）鐘下排着濃重色彩的香煙廣告。臺上楣間，在堆灰的薔薇與亞坎塞斯（*garden*）的圖案中，有四個大字，叫做『天聲人語』。舞臺或許比我國的有樂座的稍寬，也已用着西洋式的脚燈（*foot light*）的裝置。幕是——「呀呀，這幕並不是作一場一場的區別用的。全是爲了更換背景，有時作了背景自體，還有把什麼『蘇州銀行』呀『三砲台香煙』等廣告幕來拉閉的事。——似乎從中央分向左右拉的。這幕不扯開時，後面就預備着背景。背景總算是用着油畫風的屋外屋內的景色，有新式的，也有舊式的。因爲每種不過二三種，所以無論

姜維走馬，或是武松殺人，背景總是一樣。舞臺的左邊，列着擔胡琴、月琴、銅鑼等中國樂師，其中常有幾個是戴着打鳥帽的。

劇場坐位的等次，不論坐一等或是二等，只要自由進去就好。因為在中國的慣例，是先坐下了才付錢的，這似乎比較輕便。席既坐定，就有人來送熱手巾、戲單、茶來。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菓來，只要說『不要，不要』就好。熱手巾，自從看到隣座風貌堂堂的中國人把牠大措特措地措了面孔，又與出鼻涕來以後，也就暫時改爲『不要』了。

中國戲劇的第一種特色，是樂器的嘈雜在想像以上。尤其武劇——有戰爭的戲劇，那是幾個壯漢，好像真正戰鬥着的樣子，把眼釘視着舞臺的一角，一面背後拚命地敲着銅鑼。到底不是『天聲人語』。我在起初未曾聽慣，除了用兩手把耳掩住，總是坐不牢的。……可是有一點，在中國的劇場中，客席中無論談笑，無論小兒號叫，也不覺得特別的不快。這是確很便利的地方。或者正是要使觀客雖不靜，於聽戲上也無障害，所以用這樣的鑼鼓的，也未可知。我在每一幕中，曾麻煩地向村田君問劇的梗概，戲子的姓名和唱句的

意思等等，而坐在左右前後的君子們，並不會一露厭憎的顏色哩。

中國戲劇的第二種特色，是極端地不用器具。雖有背景，但不過是新近的發明。中國戲劇原有的器具，唯有桌子與椅子而已。山嶽、海洋、宮殿、道路——無論表示如何的光景，除把這些配置外，永不見過有過一支直立的樹木。只要戲子用力裝那除去門門的手勢，觀客就不得不作空閒有門的想像。戲子意氣揚揚地把那有流蘇的鞭子一振，就要想像到戲子跨下嘶着桀驁的紫騮。日本人因為在自國慣見了所謂「能」(日本的古劇之一種——譯者注)的東西，所以容易能夠把這理解。只要把桌椅積疊了，說這是山，也會毫不抗拒地承認。只要戲子把片足一提，說是在跨門檻，也會作依樣的想像。不但這樣，並且有時於這離了寫實主義的約束之世界中，反會感到意外的美感。說到這里，我就記起小翠花的梅龍鏡來。他扮了旅店之女，每逢跨門檻時，必在那褐色褲下勾起那小腳來，把鞋底給人看。像那小鞋底這類的東西，如果無架空的門檻，恐怕不會令人見了起那樣可憐的心情罷。道不用器具的一層，因了上面的理由，毫不足使我受困。我所不快者，倒在甚麼

盤呀碗呀燭盤等類的普通小器具的胡亂使用。方才所說過梅龍鎖就是一例。據戲考，這戲的內容，並非當世的偶發事項，乃是明武宗微行，至梅龍鎖見旅店女鳳姐而悅之的故事。可是扮鳳姐的所攜的盤，却描着薔薇而且有漂亮的金邊。這類的品物，應陳列於近來的百貨店的東西。

中國戲劇的第三種特色，是打臉花樣的繁多。據迂聽花翁說，曹操一人的臉，可有六十幾種的打法。……臉的打得已甚的，有赤，有藍，有赭，都把皮膚完全遮蔽着，一見全看不出這是化裝。我在關於武松的劇中，當那蔣門神偷偷地出來的時候，雖聽了村田君的說明，總以為只是假面。如果見了那種花臉，而能看出他不是帶假面的，那末這人必已有幾分是千里眼了。

中國戲劇的第四種特色，是顛撲的猛烈。特別是扮下手的戲子的活動，與其說是戲子，不如稱為賣武術的。他們有時從舞臺的一隅，翻筋斗到對隅，或從中央疊積着的桌子上倒跌下來。大概是半裸了體着紅褲的，所以看去尤像戲法師或走索者的夥伴了。

以上是舊劇的特色。至於新劇，既不打臉，也不翻筋斗了。那末真是徹底地新了嗎？也不。如亦舞臺所演的賣身投靠，也要觀客見了那不點火的蠟燭，作點着火的想像——老實說，舊劇的象徵主義，依然在舞臺殘存着。在上海以外，也曾觀過兩三次的新劇，總覺得對於舊劇，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至少像雨、雷電、昏夜等的光景，都要完全依賴觀客自己的想像的。

最後關於戲子的事，所要想記的，是在臺房裏的綠牡丹。我的去訪他，是在亦舞臺的臺房。與其說是臺房，不如說就是舞臺的後背，或者較為適切。就在舞臺背後，牆壁碎破，且有大蒜臭氣，那真是慘淡的處所。據村田君說，梅蘭芳初到日本，最驚異的就是臺房的華麗。如果和這臺房相比，那末，帝國劇場的臺房，真可算得了不得地華麗了。并且，中國的舞臺背後，還有許多醜態的戲子們打了臉彷徨行動，這在電光和紛紛飛着的灰塵中看去，真是一幅百鬼夜行的圖畫。在這些羣鬼的通路旁，亂放着箱子等類的東西，綠牡丹坐在箱子上，假髻是脫了的，扮着蘇三正在吃茶，舞臺上看去原是瘦面，接近了看時，却

並不纖瘦，倒是一個肉感很盛的完全發育了的青年。身材比了我，也確要高些。和我同往的村田君，把我介紹了以後，就和那伶俐的旦角互徼闊別的交誼。據說，村田君是從綠牡丹尙爲徒弟的時候，就是熱心捧場的一人，幾乎非他不能過日了的。我對他表示了『玉堂春很好』的意思，他也竟用了『阿里額托』的日本語來答我。既而——既而他作甚麼呢？我爲了他自己，爲了村田君，都不願把這樣的事向人公開，可是，如果不把這記載，那末我的介紹，就要失真，這是對於讀者很抱歉的。所以只好用了直筆說——他就橫過頭去，翻了那紅底不金的繡衣的袖子，把鼻涕與了掠在地板上。

章炳麟氏

章炳麟氏的書齋裏，不知因了甚麼趣味，有一個剝製的大鱷魚爬着也似地懸在壁上。那滿了書籍的書齋，冷得真是所謂澈骨，四圍都是磚壁，既無氈毯也無火爐。坐的不用說是那沒有墊褥的四方的紫檀椅子。并且那時我所着的還是薄的囉噠的洋服。坐在那

樣的書齋裏而不受感冒，至今想起，還以為是奇蹟呢。

章太炎先生於鼠色的長袍上面穿着厚毛的黑色馬褂，當然不冷，并且他所坐的是鋪了皮褥的藤椅子。我因了他的雄辯，連煙也忘記抽了，一面對於他那溫暖地悠然伸了足的樣子，又覺得健羨不置。

據風聞，章炳麟氏曾以王者之師自任，曾選黎元洪為弟子。實際上，他書案旁壁間，在那剝製的大鱷魚下面就掛着『東南樸學，章太炎先生，元洪』的橫幅。可是，不客氣地說，他的相貌，實不漂亮，皮膚差不多是黃色的，鬚髯稀少得可憐，那突兀嶙嶙的額，看去幾乎像生了瘤。只有那絲一般的細眼——在上品的無邊眼鏡背後，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細眼，確有些與衆不同。爲了這眼，袁世凱要把先生拘在囹圄裏，同時又爲了這眼，袁世凱雖曾把先生監禁，却終於未能加以殺害。

氏的話題，徹頭徹尾，是以現代中國為中心的政治及社會的問題。我是除了『不要』、『等一等』等類向車夫說的熟語以外，甚麼中國語都聽不懂的，替我盡通譯之勞的是

『現代的中國，不幸在政治上已經墮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還要更甚。至於學問藝術方面，尤爲沈滯。但中國的國民，向不趨極端的，既有了這特性，所以要使中國赤化殊不可能。不用說，一部分學生正歡迎着勞農主義，可是學生並非即是國民，他們雖一時赤化，不久就會拋棄其主張罷。因爲國民性——愛中庸的國民性，究比一時的感情要強。』

章炳麟氏振動着那長爪甲的手，滔滔地發他獨特的議論，我只是寒冷。

『那末，要復興中國，應採甚麼手段呢？這問題的解決法，具體的雖不能說，但斷不能憑几上的學說產生。識時務者爲俊傑，古人早已道破。不從一種主張演繹，從無數的事實加以歸納——這叫做識時務。知了時務以後，再定計劃——所謂因時制宜者，結果無非此意而已……』

我傾着耳時時去看那挂在壁上的鱷魚。終於與中國問題沒交涉地想起這樣的事來——那鱷魚是必會知道睡蓮的香味，太陽光和暖水的。這樣說來，我現在的寒冷，要算

那鱷魚最能知道的了。鱷魚啊！剝製了的你，是幸福的。請憫憐我，憫憐這樣活着的我！

鄭孝胥氏

據傳聞，鄭孝胥氏是悠然甘着清貧的。某一個曇天上午，和村田君波多君同坐了自動車到他們前，他的所謂清貧的住所，其上品遠超出我所想像，是褐色油漆的三層樓建築。庭中微黃的叢竹前，滿放着繡球花。如果是這樣的清貧，無論在甚麼時候，我也願處。

五分鐘以後，我們三人被引導入應接室，那里除畫幅外差不多沒有別的裝飾，壁爐檻左右一對的花瓶中，插着小小的黃龍旗。鄭蘇徵先生不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家，是大清帝國的遺臣。我看了這旗，記起某人批評馮氏的『與他人之退而不隱者殆不可同日論』的一句來。

鄭孝胥氏不久就在我們面前現出那高長的身材來。氏血色很好，一見不像老人，眼睛也青年似地炯炯有光。……穿着黑色的馬褂，藍灰色的袍子，風采之好，真不愧為當年

才子。在清閑中尚有這樣潑瀾的態度，那末當那以康有爲為中心的戲劇也似的戊戌政變中，作重要演員的時候，其才氣的奮發，自可想像而知的了。

賓主談了一會中國問題，我也像煞有介事地議論了許多海闊天空的題目，如新借款團成立以後日本對中國的輿論之類。——這樣說起來，似乎有些欠誠實，可是在那時却並不是隨口妄談，自以為誠實地抒述自己的所見的。不過在現在想來，似乎當時自己確有些神志異常了。不用說，這神志異常的原因，除了我自己淺薄的根性以外，現代中國，確要代負一半的責任。如果有人不信這話，那末只要叫他一到中國就好。到了中國，不到一月，包你就想談政治的。這必定是現代中國的空氣中孕着二十年來的政治問題的緣故。像我，雖經迂緩地巡遊了江南，這熱狂還不易滅除。也不會受過任何人的委託，却只是系念着那比藝術下劣數等的政治上的事。

鄭孝胥氏在政治上對於現代中國已絕望着。以為中國要決行共和，就難免永久混亂。可是即使要行王政，也只有待英雄出現，把當面的難局解決了才能夠。這英雄，在現代，

又非能處置利害錯綜的國際關係的不可。如此看來，所謂待英雄出現，實就是待奇蹟出現了。

在這樣的談話中，我才取出紙煙銜在口裏，鄭氏就立起身來燃了火柴替我來點，我大惶恐，同時覺得對待客人之道，如果和鄰國的君子相較，日本人似乎要算最拙劣的了。領受過了紅茶，氏引導我們到屋後的庭園去。整齊的草地，四周植着氏從日本取來的櫻花和白皮松。一隅還有一座同樣褐色油漆的三層樓，說是新近才建，歸其令子居住的。我躡着草地，仰視着竹林上雲縫裏的青空，一豎重又私付：如果這樣，我也願清貧！

正寫這稿時，裱畫店恰把畫軸送到。這軸就是我第二次往訪時氏所寫贈我的七言絕句。『夢裏何如史事強，吳興題識遜元章，延平劍合誇神異，合浦珠還好秘藏』——見了這樣墨痕飛舞的文字，令人不能忘懷於與氏相對的頃刻，原來我在某頃刻間，不但與前朝遺臣的名士相對，又實已親接了中國近代詩宗海藏樓詩集著者的聲咳了。

南國的美人

在上海見過許多美人。不知是何因緣，地點都在小有天。這小有天是近年物故的清道人李瑞清所照顧的酒館，壁間現還有着『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的滑稽聯語，那末當時的照顧，必是很出力的了。并且聽說這有名的文人，有着了不得的胃量，一頓能喫盡七十隻的螃蟹哩。

上海的菜館，大概都不十分令人快意的，室與室的分界，就是小有天，也用着無風流的板壁。至於桌上的器物，卽在以漂亮出名的一品香也和日本的洋食店不差甚麼。此外如雅敘園、杏花樓乃至興華川菜館。對於味覺以外的感覺，與其說是滿足，倒不如說是受打擊。有一次，波多君請我到雅敘園喫飯，問堂倌以便所所在，說就溺在洗物場的旁邊。實際上已有一個滿身油膩的廚夫，在那里替我示着先例。我這次真喫驚不小。

菜倒是比在日本的好。如果假充了內行人說，我所到過的上海菜館，還不及甚麼瑞

記、厚德福等北京的菜館。可是比之於東京的中國菜那末小有天已的確是好了。並且價目極廉，只須日本的五分之一。

閑話休提，我的見美人，最多莫過於和神州日報社長余洵氏共席的時候。地點仍在小有天樓上。小有天地處熱鬧的三馬路，欄外車馬之聲不絕，樓上不用說是充滿了談笑聲與和歌的胡琴聲的了。我在這喧鬧中，鑒着有玫瑰的茶，看着余洵氏在局票上揮那鋪筆，覺得此身不是在菜館裏，煩忙得倒像在郵便局的長椅上等待着甚麼似的。

局票在紅的洋紙上蜿蜒地印着「叫〇〇速至三馬路大舞臺東首小有天菜館〇座侍酒勿延」的文字。雅鼓園的局票，記得確曾在角上附印着「毋忘國恥」表示排日的氣焰的，小有天的幸而不是這樣。余氏在局票中的一張裏，寫了我的姓名，又寫了梅遜春三字。

「這就是那個林黛玉，行年已五十有八了。據說，最近二十年間政局的祕密，除了大總統的徐世昌，知道的就是她一個哩。現在替你叫了，請你見識見識。」

我們——余氏、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入席以後，先來的美人叫做愛春。這是一個伶俐的有些像日本女學生的上品的圓面盤的妓女。穿的是白織花淺紫的上衣，青磁色的有花的褲子。髮似日本的垂髮，髮根扎着青絲繩，長長地垂在背後。額上的前劉海，也和日本少女的前髮似無兩樣。此外，胸際還有翡翠的蝶，耳際有金和珠的耳環，臂間有金手表，很覺光耀閃目。

我大敬服了，當在使用那長長的象箸的時候，也不絕地看她。可是，像菜肴的連番上席一樣，美人也陸續到來。到底不能一味矚目在愛春一人身上。我於是把眼轉向那在後來的妓女名叫時鴻的。

時鴻並不比愛春美，却是，面貌帶着鄉下風，頗有特色。髮的裝束，除了扎髮線用着桃色的以外，全和愛春沒有兩樣。深紫緞地的衣上，鑲着銀藍交雜的五分邊。據余君說，這妓是江西產，裝束不逐時流，猶存着古風的。可是脂粉却比以天然真面自豪的愛春遠來得濃醜。我注視着那手表，金剛鑽的蝶，大粒珍珠的首飾，以及右手的兩嵌寶戒指，很是敬服。

覺得就是我們新橋的藝妓中，也難見有這樣裝飾華麗的人兒。

時鴻以後來的是——這樣一一寫去，我也不勝其煩了。以下只把其中的二人略加介紹罷。一個叫做洛娥的，正要嫁與貴州省長王文華，王氏忽遭暗殺，至今仍爲妓女，是一個很命薄的佳人。黑色花緞的衣服，除了綴着芬芳的白蘭花，甚麼裝飾都不加。這不符合的素樸裝束，加了那冷靜的眼波，很與人以淒楚之感。一個還不過是十二三歲的少女，金手鐲呀，珍珠的首飾呀，在她身上，令人只覺得是一種玩具。一嘲弄她，就顯出世間一般處子特有的羞恥。

這許多美人各依認了局稟上客人的姓氏，環侍在我們席旁，而我所叫的嬌名會歷一世的林黛玉却還未現形影。未幾，一個名叫秦樓的妓女，拿着已燃着的香煙，宛轉地歌出叫做汾河灣的西皮調來。妓女唱曲的時候，普通有男子來和着胡琴的。這些拉胡琴的男子不知爲了甚麼，就是在那拉胡琴的時候，總也是煞風景地戴着打烏帽或中折帽的。秦樓唱畢，時鴻接唱。她却不用胡琴，自己彈着琵琶唱出一種寂寞的歌調。她產自江西，原

是澤陽江邊的人，楓葉蘆花瑟瑟的秋天，江州司馬白樂天所爲沾襟的琵琶曲，或者也就是這樣的音聲哩。

林黛玉的梅逢春加入座中，已在魚翅羹狼籍以後了。她較之我所想像，還是個近於娼婦型的豐肥的女人，面貌在現在看去，也並不覺有甚麼特別的美，雖施着粉黛，但能令人想像她當年的麗色的祇是那細眼中漾着的秋波。可是照她的年齡——說是五十有八，無論如何，總難相信。看去至多是四十歲的人。手的豐嫩宛如小孩，指端肉隆隆地裹着指甲。穿的是鑲邊的蘭花黑緞的衣服。耳環，手鐲以及胸前懸着的裝飾，都是以金爲底，中嵌翡翠或金剛鑽的。其中像戒指上的金剛鑽，竟有雀卵般大。這樣的人兒不應見之於這樣大街市的酒樓上，應見之罪惡和豪奢錯雜的場所。譬如像谷崎潤一郎的小說天鵝絨的夢中，髮髻會有這樣人物。

可是，無論如何年大，林黛玉畢竟是林黛玉。她的才氣，即在那談話的態度上，亦可想見。不但此也，她過了一會，合上胡琴和笛唱出秦腔的曲調，其隨聲音進出的力，也確足壓

倒幕妓的。

「如何，林黛玉？她去了以後，余君問我。

「真是女傑。最可異的是她的不老。」

「據說她在年青時，曾服珍珠粉的。珍珠是不老的藥呢。她如果不吸鴉片，應該還可不老一點。」

這時林黛玉的空位上，已坐了一個新來的妓女。那是一白色嬌小像小姐似的美人。多寶模樣的淺紫色緞的衣服，水品的耳環，使她越顯得可愛。問她名字，答說花寶玉。花寶玉——這三字的聲音從她口中發出，宛似鳩叫。我遞了一支香煙給她，同時憶起杜少陵「布穀催春種」的詩句來。

「芥川君。」余君一壁勸酒，一壁呼了我的名似乎難爲情地說「如何，中國的女子你歡喜嗎？」

「無論那處的女子都歡喜——中國的女子也漂亮啊。」

『你以為好在那里？』

『我以為最好的是耳朵。』

真的，我對於中國人的耳朵，很表着敬意。日本女子在這點上到底敵不過中國人。日本人的耳朵太平，並且肉長得太厚。其中有許多全不像耳朵，竟似不知犯了甚麼因果，把木菌長在臉上的。細考其故，原來這和深流之魚的變為盲目，同一理由。日本人的耳朵，一向藏匿在塗油的髮後的。而中國女子的耳朵，不但露出在春風中，還丁寧得至於加以寶石耳環等類的裝飾。因此，日本人的耳朵墮落到現在的程度，中國人的耳朵因了自然和人工的關係，就呈如此的美觀了。即如眼前花寶玉的耳朵，恰和小貝殼似地長得玲瓏可愛。西廂記中說鴛鴦：『他釵纏玉橫斜，髻偏雲亂挽，日高猶自不明眸，暢好是懶懶，半晌擻身，幾回搔耳，一聲長歎。』大概也必定是這樣的耳朵了。從前李笠翁曾詳細地說述中國女子之美（偶集卷之三，聲容部）而於這耳朵却無一語道及。在這點上，偉大的十種曲的作者，也不得不把發見之功讓給芥川龍之介的了。

把耳朵說抒述了以後，我和同伴三人吸了那加糖的粥，同遊妓館。妓館大概在橫弄兩側，余君引導了一壁走一壁，讀着門前名燈，既而到了一家，就一直進去。進門就是一間齷齪的房子，見有幾個穢濁的男子似乎在那里喫飯。說這是妓女住的所在，如果無人預先說明，無論誰也不會相信。等到了樓，緊湊的房間中，耀着明晃晃的電燈。排着紫檀的椅子，豎着大大的鏡子，這才像個妓館。青紙裱糊的壁上，懸着好幾幅字畫鏡框。余君和我們喫着茶，說明種種嫖界裏規矩。過了一會，方才的花寶玉，從裏間露出形影來。我們和三個妓女磕瓜子，吸香煙，一壁作着閒談。過了一會，我覺得厭倦了，在室中閑步，瞥見隔室中電燈下那可愛的花寶玉，正和一個胖娘姨同桌喫着晚飯。桌上只有一只盤子，并且只是一盤青菜。可是花寶玉却似乎喫得很有滋味。我不覺微笑起來。在小有天的花寶玉，也許確是南國的美人，但是，這個花寶玉——咬着菜根的花寶玉，却於任蕩兒玩弄的美人以外，還有別種東西。我在這時，才在中國的女子裏，感到女性的情味。

滬杭車中

坐在車裏，車掌就來檢票。車掌穿着橄欖色的洋服，戴着有金線條的黑帽子。比之於日本的車掌，似乎覺得不敏捷些。不用說，這種見解，全由於我們僻見的作祟，我們即使對於車掌的丰采，也容易把我們的定規來量度。約翰·勃爾（John Bull 英國人的綽號——譯者注）非故意持重，就以爲不是紳士，安克爾·撒姆（Uncle Sam 美國人的綽號——譯者注）非有錢，就以爲不是紳士，劇伯（Tab 日本人的綽號——譯者注）呢，——至少在作紀行上，如果不落旅愁之淚，不流連於風景，不費盡遊子的濫詞，就以爲不是紳士。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總不可被這樣的僻見所縛。——我當這悠悠的車掌在檢票的當兒，就發表了這樣的僻見論。自然，這氣焰不是向中國的車掌吐放，乃是說給引導我的村田君聽的……

車過嘉興，偶然去看窗外，見臨水的家屋叢中，高高地架着石橋。兩岸白壁映在水下，

很是清澈。兩隻裏所常有的船二三艘在水邊繫着。我隔了發了芽的柳枝望那景色時，才真地感到中國的情味。

橋一過，就在桑田的那面，見滿是廣告的城壁。古色蒼然的城壁上，塗抹鮮彩的油漆廣告，這時現代中國的流行。無敵牌牙粉，雙孩牌香煙——這樣的廣告，沿路的車站附近，幾乎無處不見。中國究竟從那一國學到這樣的廣告術的解答這疑問的，就是眼前到處立着的甚麼獅子牙粉甚麼仁丹等俗惡絕頂的廣告。日本卽在這點上，似乎實也算盡了隣邦之誼的了。

車窗外仍是菜田桑田和草原。有時於松柏間看見古墓。

「喂，有墓呢！」

村田君似乎不甚稀罕：

「我們在同文書院時，常從那種的破墓裏偷取骷髏哩。」

「偷取了作甚麼？」

『只是作玩意兒。』

我們一壁啜茶，一壁談着野蠻的風俗，如人腦髓焙了灰可醫肺病，人肉的味道和羊肉相似之類。不知不覺間，夕陽已紅紅地射在窗外油菜田上了。

西湖

畫舫穿過錦帶橋，向右就是孤山，據說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就在這一帶。可是時間在晚春的午前，有甚麼法兒呢。孤山下有不知何處富家的大廈，大而且俗惡的門牆連續蜿蜒着。過了這裏，却是優雅的三層樓建築，臨水的門既好，左右的石獅也好看。據說是乾隆帝的行宮舊址，有名的文瀾閣就在這裏面。閣中說是藏有四庫全書一部，并且庭園尤美，因登岸想去一觀，終於因為是外人故概被拒絕。不得已隨堤行至廣化寺，又到俞樓。

俞樓是俞曲園的別莊。規模雖小，却不討厭。有伴坡亭，說是因了東坡的古址建造的，亭後叢篁中，漾着一多水藻的古池，頗足引起閑寂之趣。從池側上登到所謂曲曲廊的盡

處，有一嵌在壁中的石刻，說是彭玉麟爲曲園作的梅花圖。室中正面懸着長髯的曲園肖像，我一壁啜着住役送來的茶，一壁熟視曲園的相貌。據章炳麟的俞先生傳說「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肴食」或者有些相像，「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這樣說來，那末也難免有點俗氣。或者曲園叨了這俗氣的福，才會有造這樣別莊給他住的弟子輩，也未可知。試看，一點俗氣不帶的玲瓏如玉的我們，不但沒有別莊，并且靠了賣文活着哩。——我把有玫瑰花的茶碗擺在面前，茫然地用手托着腮，不覺對於蔭甫先生加以輕蔑起來。

次遊蘇小小墓，蘇小小爲錢塘名妓，慕向有名。可是現在看來，這唐代美人之墓，只是個上加亭子用油漆塗粉的土饅頭。不是詩的，也不是甚麼。并且因爲西泠橋正在修築，墓旁荒亂得愈形寂寞。少時愛讀的孫子瀟的詩裏有「段家橋外易斜曛，芳草漢迷綠似裙。弔罷岳王來弔汝，勝他多少達官墳」這樣的一首，現在無論何處，找不到似裙的草色。只是翻隔過的土塊上顯着痛狠的白日。加以西泠橋畔還有幾個中學生在唱着甚麼排口

的歌。我匆匆地和村田君一觀了秋瑾女史的墓，就回下畫舫去。

『岳廟是好的，很富於古色呢。』

村田君用了昔遊的記憶，似乎在安慰我。實在，我對於西湖，已不覺抱了反感了。以爲西湖並沒有如所想像的美，至少現在的西湖，並不是『未能拋去』的東西。水既淺，並且西湖的自然，也和嘉慶道光時的諸詩人一樣太富於纖細之感。在大自然中厭倦了的中國的文人墨客，或者歡喜這里也未可知，我們日本人是向在纖細的自然中慣了的，所以一時雖覺是美，不久就厭憎了。如果只是如上所說，西湖還不失爲怯於春寒的中國美人，無如這中國美人已因了湖畔隨處惡俗絕頂的赤灰二色的磚砌建築，受了垂死的病根了。不，豈但西湖，這二色的磚砌建築，竟像大大的臭蟲一樣蔓延於江南一帶的一切古蹟名勝，把風景如數破壞着。我方在在秋瑾女史墓前見到那磚砌的門時，不特爲西湖不平，並且爲女史的靈魂不平。把這當作和『秋雨秋風愁殺人』的詩共殉革命的鑑湖秋女俠的墓門，總覺得有些對她不起。這樣的西湖的俗化，似將無所底止，再過十年，也許要變

成這樣光景——湖畔並峙的洋房中，每軒有 Yankee（美國人）醉醇着，每軒門前有 Yankee 在露天小便。（在新新旅館中曾見有這樣的 Yankee。）從前讀蘇峯先生的支那漫遊記時，記得曾有我如果得以杭州領事了此餘生，實爲大幸的話。可是，在我，不但領事，就是被任命爲浙江督軍，與其守此泥池，寧願住在日本的東京的。

在我攻擊西湖的當兒，畫舫已過跨虹橋，向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風荷進行。這却不見有磚砌建築，圍繞白壁的楊柳叢中還有開剩的桃花。左邊堤上木蔭間苔蘚斑斑的玉帶橋隱隱地映在水下。頗似南田畫境。我於船駛近時，就把我的西湖論加以增補，冀防村田君的誤解：

『雖說西湖可厭，也不是全部可厭啊。』

畫舫過了曲院風荷，就在岳王廟前停止。我們下了船往拜在西湖佳話中所素悉的岳將軍之靈。那里知道，廟已十分之八重建，油漆輝煌，全體在泥土沙石堆裏隱隱着改變中的醜象。不用說，曾使村田君快意的古趣，無一存在的了。村田君才取出了照相機，就驚

訝地止了步：

『不好了。到了這地步已是不成樣了——還是到墳墓那里去罷』

墓也和蘇小小的一樣，是油漆過的土饅頭。不過究竟因為是名將，比蘇家麗人的要大得多。墓前立着苔痕斑斕的墓碑，大書宋鄂王之墓。墓後竹木荒蔓，這在不是岳飛子孫的我們，只覺得詩趣，並不感到悲意。我徘徊墓旁，不覺滿了懷古之情。

墓前鐵柵中，有秦檜、張俊等的鐵像。像的樣子似乎是背縛着的。據說遊人因憎彼等奸惡，多把小便澆撒其上而去。現在幸而各像不付潮溼，只有像旁土上停着許多青蠅，給遠來的我們以不潔的暗示而已。

古來惡人雖多，可惡如秦檜的不多。上海街上所賣的像棒似的油炸麵條，名曰『油炸塊』。據宗方山太郎氏說，這本名『油炸檜』，意思是把秦檜來油炸。原來，民衆遺東西，只能理解單純的事情。就是在中國，甚麼關羽，甚麼岳飛，凡是衆望集注的英雄，都是單純的人物，即或不是單純的人物，定是容易單純化的人物。如果不具有這特色，那末就是不

世出的英雄，也不能聚集彙聚於一身。譬如井伊直弼的銅像要死後數十年才成，而木大將的變爲神，却不須一星期之類，都是爲此。所以，做仇敵時，如做這樣英雄的仇敵，也就最足受人厭憎。秦檜不知犯了何種因果，巧巧落在這陷阱裏。結果，你看，到了民國十年還受着殘酷的報復。我在新年改造雜誌上作了一篇將軍的小說。幸而生在日本，不被油炸，不用說，也沒曾被小便澆淋，只於若干部分被抹去以外，雜誌記者受了當局的二次頹賞而已。

在梅的綠葉中看了放鶴亭，再上了築在旁邊的林通的巢居閣，又走到後面去看照例大大的土饅頭『宋林處士墓』林通自是高人，但想必不至像日本小說家的貧乏。據林通七世孫洪所著的山家清事，洪的隱遁生活是「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備酒穀列農具，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如果和靖先生也曾如此，那末較之住五十元月租的房屋的，不能不說是豐裕得多了。倘若有人替我在箱根近旁建造正屋一間，貯藏室一間，——書齋，寢室，女僕室等應有盡有，再許僱

用書生一人，女僕一人，男僕二人，那末林處士的榜樣，也不難學。叫鶴在水邊梅林作舞，只要鶴答應，也沒有甚麼不可。并且我即使如此，那『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沒有用處，完全給了你，請你隨便甚麼都可以——當我遊畢了放鶴亭上船去時，就發表了這議論。

蘇州

……看了北寺的塔，往遊玄妙觀。觀前空場中擺肆的多，不亞於上海城隍廟。餛飩、饅頭、甘蔗、地栗——在這許多食物攤外，還有玩具攤，雜貨攤等。遊人不用說也很多。所與上海不同者，在這樣的熙來攘往的人羣中，差不多見不到有着洋服的。不但此也，也許是地方太空曠的緣故罷，似乎總不像上海的來得熱鬧。漂亮的襪子無論怎樣地攤着，有蘇州氣的熱氣無論怎樣地騰着，——不，即使有許多年青女子把頭梳得光光地，着了桃色或紫色的衣服，故意把屁股搖動了走着，也總覺得有些鄙俗與寂寞。從前，配爾·陸蒂 (P. A. Reuter) 法國的文學者，曾居留日本多年——譯者注) 遊淺草觀音殿時，必定也會感到

過同樣的心情的罷！我想。

從羣集中走去，當面有一個大大的廟。廟雖大，可是柱上的紅漆已經剝蝕，白壁也已滿了塵污，并且香客不多見，更使人覺到荒廢之感。廟內一邊滿掛着粗惡的畫軸，有石印的，有木版的，也有筆繪的，滿眼但見惡劣的色彩。這畫畫並不是供物，都是新的賣品。賣畫的呢，坐在昏黑的壁角裏，是一個矮小的老頭。除了這些畫幅之外，香花不必說，佛像也沒有見。

從廟後穿出，在一大堆的人羣裏，有兩個赤了膊的人用了雙刀和槍在比試。大概鋒是沒有的罷，那有紅流蘇的槍和曲了上端略作鈎形的刀，閃閃地反射着日光，迸出火花的光景，頗有可觀。當那有辮子的大漢被對手打落了槍的時候，間不容髮地躲避着刀鋒，把對用手腳蹴去，對手就握着雙刀向後一個勛斗。四圍的觀衆發出一陣哄笑來。像病大蟲薛永打虎將李忠一類的豪傑，也許有在這裏面罷。我從廟的階石上眺望他們的跌蹶，心裏充滿了水滸傳的氣分。

水滸傳的——只說了這幾字，或者意味不易明瞭，也未可知。水滸傳的小說，日本從馬琴的八犬傳以來，已有神稻水滸傳，本朝水滸傳等種種的仿作。可是水滸傳的氣分，都未曾傳寫出。所謂「水滸傳的」，是甚麼是某種中國思想的顯現。天罡地煞，一百八人的豪傑，並不是像馬琴等所想像的忠臣義士，從數目上看來，倒是無賴漢的結社。却是他們的糾合，並不是一定愛惡。記得武松確有過這樣的話：豪傑之士所愛的是殺人放火。這話嚴密地說，就是愛殺人放火的才是豪傑。——不再說得明白些，就是：既然做了豪傑之士，區區的殺人放火，算不來甚麼一回事了。他們心裏，畢竟都流着目無善惡的豪傑意識，無論是模範軍人的林冲，無論是專門賭徒的白勝，他們只要具有這個心，正可以說是兄弟。這個心——就是一種超道德的思想，不但是他們所具有的心，在古今來中國人的胸中，至少比之日本人，有着深遠的根源。是不可輕視的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說雖如此，但在說這話的人們，其意只不過說不是昏君一人之天下，他們的真意，就是要把昏君一人之天下，改作豪傑一人之天下。再舉一個證據，中國有「英雄回頭卽神仙」的話。原來，

神仙不是惡人，也不是善人，是超出在善惡的彼岸以煙霞爲食的人。殺人放火不以爲意的豪傑，在這一點上只要他一回頭，的確可以昇入仙侶的。試翻開尼采的書來看罷，那用毒藥的查拉都司就是愷撒·布爾迦（Caesar Borgia）。水滸傳並不因了武松打虎，李逵揮斧，燕青打擂，被萬人所愛讀的。實因爲書中充滿了磅礴潑瀾的豪傑氣分，讀了就爲所醉的緣故……我又把注意轉到武器的聲音上，原來，在我想着水滸傳的當兒，他們已在開始第二次的比試了，一個用了青龍刀，一個用了闊幅的單刀。

到孔廟已傍晚。跨了疲驢，向那砌石縫中生草的廟前的路行去，從路邊的桑叢中望見灰白色的瑞光寺的塔，塔的各層間的蔓藤也望得分明，上面有許多鵲在點點地來去飛巡。我在此時，感到一種又哀又喜的情懷，如果形容了說，竟要想說是蒼茫萬古之意的了。

這蒼茫萬古之意，幸而一直能夠持續。把驢繫在門外，向路也看不清楚的草中進去，在昏暗的柏或杉中，漾着一個滿浮着南京藥的油。一個戴紅邊帽子的兵士却在油邊

而分梳着蘆葦，一面用提了小網捉着魚。廟是明治七年重建，據說爲宋名臣范仲淹所創立，是江南第一個文廟。想到這上，此廟的荒廢，不就是中國的荒廢嗎？可是，至少在遠來的我，却正唯其有這荒廢，才生起懷古的情來。究竟歎息好呢？還是喜悅好？——我當懷了這矛盾，渡過有藜苔的石橋時，口裏不覺微吟起這樣的詩句：『休言竟是人家國，我亦書生好感時。』——但這詩的作者不是我，是現居北京的今關天彭氏。

通過了黑色的禮門，在石獅間徘徊，見旁邊還有小小的便門。爲要請求開這便門，不能不給藍服婦人以兩角的小銀元。貧困的婦人攜了一個麻面的十歲左右的女孩一同來作向导，這光景真有些悲哀。我們跟在她們的後面踏着石道。石道盡處，大概叫做戟門罷，竈立一大大的門。有名的天文圖和中國全圖的石刻，就在這裏，可是在暮色昏黃中，而也不十分能看得明白。門的裏面排着鐘與鼓。甚矣，禮樂之衰也！——這在以後想來，自是滑稽，却是我在初見到那滿了塵埃的古風的樂器時，不知爲了甚麼，確曾抱了這感慨的。

戟門內的石級，不用說也是莽莽地長着草的。石級的兩旁，列着廊也似的屋宇，據說就是以前的試場。前面有許多株的大銀杏。我們隨了那管門的母女登上石級盡處的大成殿。大成殿是廟的正殿，所以規模很是宏大，石柱的龍，黃色的壁，似乎是御筆的正面的匾額——我把殿外看過，再去窺視昏暗的内部，忽從那高高的屋頂裏，聽到颯颯的聲音，好像在下雨，同時有一種奇異的臭氣衝到鼻間來。

『甚麼，那是？』我趕快退却了回頭向島津君問。

『蝙蝠囉。在這屋頂裏作着巢——』島津君微笑了說。

仔細一看，果然磨磚地上滿落着黑糞。既聽了那羽音又見到這許多的糞，竟不知究有多少的蝙蝠在這梁間昏暗中飛翔。只一想到，也已足令人不快。於是我就從懷古的詩境中被拉落到哥耶（ゴヤ）的畫鏡裏去。到了這裏，早已說不到蒼茫萬古，宛然是怪談的世界了。

……島津氏出去了以後，我坐在椅子上悠然地抽起一支「敷島」（捲煙牌名）——

譯者注) 牀二只，椅子二只，茶几一只，還有嵌鏡的洗面臺一只——此外，窗帷，地氈，什麼都沒有。只是露白的壁間，關住着油漆過的門。雖然如此，却也並不是預料以外地不潔。也許是多撒了臭蟲藥粉的緣故罷，幸而也沒曾被臭蟲咬傷。照這情形，似乎住在中國旅館裏，比之於一面枕心茶代（給予旅館女僕的犒賞，名曰茶代。在日本，犒賞往往有大於房金者——譯者注）住在日本人的旅館裏便宜得多。——我一壁想着這些，把眼轉眺窗外。我所住的房子是三樓，窗外眺望所及也頗廣。可是在暮色中到眼的只是一片黑色的屋頂……忽而聽到有聲音，回頭去看，見油漆房門口立着一個藍衣服的老婆子。婆子堆了笑向我啣咕着甚麼，在我這啞旅行家，不用說是不會領悟的。我疑惑之極，只是熟視她臉孔，忽然瞥見門外又來了一豔服的少女。油晶晶的前劉海髮，水晶的耳環，似乎緞子的淺紫色的衣裳。——少女也不來看房內，只是弄着手帕悄悄地向廊下走去。接着婆子又啣咕了一陣，得意地做出笑容來給我看。到這地步，婆子的來意，也不必再待島津氏的通譯了。我把兩手攀着婆子的低低的肩上，把她打了一個回旋：

「不要」

島津氏恰巧在這當兒回來了。當夜，我和島津氏同入城外的酒棧。島津氏曾是「醉了老醉的父親的側臉」的自畫像似的俳句的作者，不用說是相當的酒豪，我是差不多不能飲的。酒棧一隅一小時有餘的滯留，一半是島津氏的德望之力，一半是纏綿酒家的小說的氣分之力。

酒棧是左右白壁屋頂很高的後街屋。屋的後部是大木柵窗，夜間也可看得見路人的往來。桌椅是剝蝕了的，我一壁咬着甘蔗，一壁時時替島津氏執壺。我們的對面坐着二三個服裝醜醜的酒客，再過去堆着酒壺，高高地幾乎要碰到屋頂。門口睡着的犬，瘦得不成樣子，并且頭上純是爛皮。路上驢馬的鈴聲，街巧的胡弓聲——有這樣喧擾中，對面的一座，不知從甚麼時候已在愉快地賭着拳了。

一個有面炮的漢子，肩了一個醜醜的木盤，走近我們桌邊來，去看盤內，有許多淺紫色的似乎像臟腑的東西，渾沌地雜置着。

「甚麼，這是？」

「這是豬的心胃等類，下酒是好菜。」

島津氏拿出二個銅貨來。

「請嘗嘗看。已略微加了鹽了的。」

我對着那小塊的新聞紙上幾片的臟腑，遙遙地想到東京醫科大學的解剖學教室來。如果在母夜叉孫二娘的店裏，那可不知道，現今明晃晃的電燈光中，賣着這樣的食物，究竟是老大國，與衆不同的了。不用說，我未曾嘗食的。

南京

到了南京那天的午後，我爲欲一觀城內，由中國人某的引導，依舊作了人力車上之客。夕陽下的街道，在中西雜式的屋字的背後，有時見到豆麥田，有時見到泛着鵝的袖沼。并且，道路頗寬，行人却不多。訊諸引導的中國人，據說南京城內有五分之三是田和荒地。

我對了路邊的柳樹，將圮的土垣，以及參差的飛燕，不禁起懷古之情，同時又想到如果把這空地買下一定可以發財。

『不拘誰，能趁現在把這些地買了就好。只要浦口一繁盛，地價一定暴漲哩。』

『不行。中國人是都不想到明日的事的。誰來買地面啊。』

『那末，你呢？』

『我也不作此想——第一也不能作此想。家或許被燒，人或許被殺，明日的事誰知道。這就是和日本不同的地方啊，目前的中國人與其叫他們顧着子孫的將來，寧可沈溺在酒與女色中的。』

蕪湖

和西村貞吉同步蕪湖街道。街道是照例的日光也不見的石路，兩旁掛着甚麼銀樓呀酒棧呀的招牌，這些在已經在中國住了一月半以上的我，早已不感到甚麼新奇，加以

每逢獨輪車通過，就有軋軋的聲音，騷擾得頭痛不堪。我只是蹙着眉頭，西村雖有時對我說甚麼，也只隨便敷衍罷了。

在一稍廣闊的街道中，有一處排列着女子照片，門前閑人五六個，正熟視着照片在談說些甚麼。問這是甚麼所在，據說是濟良所。所謂濟良所，並不是養育院，乃是保護自由廢業的妓女的。

看畢了街市，西村邀我到了倚陶軒一名大花園的餐館裏。據說這是李鴻章的別莊，可是一入園內，最初感到的印象，和洪水後的向島附近一樣。花木不多，地上荒穢，所謂陶塘，水很混濁，室內是空空的，全體的光景，離餐館很遠很遠。我們一壁看着簷下的鸚鵡，喫那只能滿足味覺的中國菜。我在正喫着的時候，對於中國的惡感就漸漸地發生起來。

當夜，在唐家花園的露臺上和西村並着藤椅時，我很猛烈地痛罵現代的中國：現代的中國有甚麼政治、學問、經濟、藝術，不是如數隕落着嗎？尤其是藝術，從嘉慶道光以來，有一可以自豪的作品嗎？而國民却不同考幼，只是唱着太平曲！不用說，青年之中，也許可看

得出有若干的活力，但他們的呼聲中，沒有感動全國民的猛烈的情熱，却是事實。我不愛中國，就是要愛也不能愛。如果目擊了中國國民的腐敗，還能愛中國，這不是頹唐已極的肉慾主義者，(Sensualist) 即是淺薄的中國趣味的迷信者，不就是中國人，只要是心不昏的，對於中國，比之於我一介的旅客，應該更熬不住憎惡罷。

北京雍和宮

中野江漢帶了我去遊雍和宮。我對了喇嘛寺，原沒有甚麼興味，不并且還有大惡的了。因為說是北京名物之一，爲了作紀行文，道理上也非去走一遭不可。自己也覺得太委屈了。

乘了不十分清潔的人力車，來到門前，果然不愧爲大伽藍。其中有永祐殿、綏成殿、天王殿、法輪殿等等的地方。黃色的屋頂，赤色的壁，階段用着大理石，上面還有石獅子，青銅的惜字塔，(中國人尊重文字，據說見了有字的紙屑，就投入此中。把這當作有若干藝術

味的青銅製的紙屑籠想也就無大差。以及乾隆帝的御碑，可以說是近於莊嚴的了。

第六所東配殿中，有木雕的歡喜佛四具。把銀貨一枚給與那看守者，他就拉開繡幔來讓我們觀看。所謂佛，皆藍面赤髮，背上生着許多手，頸上掛着無數骷髏，真是醜惡無雙的怪物。歡喜佛第一號，跨着蒙了人皮的馬，在炎口中衝着小孩。第二號把象頭人身的女子踏在脚下。第三號正淫着一個直立的女子。第四號——最所敬服的是第四號了。第四號佛立在牛背上，而這牛呢，居然在淫着一仰臥的女子。這許多歡喜佛毫不引起色情，只是給人一種殘酷的好奇心的滿足。歡喜佛第四號的旁邊，有一匹開着口的木雕的大熊。這熊如果考問起來，定是甚麼東西的象徵罷。熊的前面有二武夫（藍面，持有黑毛的槍）後面跟着二匹的小熊。

大概在寧阿殿罷。聽到有一種聲音，向內張視，有兩喇嘛僧吹奏着異樣的喇叭。喇嘛戴的是有毛的三角帽，有黃的，有紫的，也有赤的。雖也有若干的畫題，但看去總有些像惡煞。我只對於那兩個吹喇叭的還可有覺到些微的好感而已。

和中野君正在石級上走着，從萬福殿前面的一個樓上有一個看守役伸出頭來，招手叫我們去。上了狹狹的樓梯去看，這裏也有用幔遮蔽着的佛，可是看守役不肯把幔揭開，只是伸了手要小洋二角。後來讓價到了一角，去了幔，見都是藍面、白面、黃面、赤面、馬面等的怪物，生着許多的臂，（手裏於弓呀斧呀以外，有的還擎着人頭）左足是鳥腳，右足是獸腳，看去頗似狂人的畫。可是，却不是所預期的歡喜佛。（不用說，有一個怪物足下踏着兩個人的）中野君怒目了叱那看守役：『你騙我嗎？』看守役就大恐縮，連聲地說：『有這個，有這個。』所謂『這個』是一藍色的男根。隆隆的一具，不造兒子，徒然替看守役賺香煙錢。可憐啊，喇嘛佛的男根！

喇嘛寺前有喇嘛畫師開設的店七家。畫師總數三十餘人，據說都是從西藏來的。我們在一家叫做恆豐號的店裏購喇嘛佛的畫數張。這類的畫，說一年可銷一萬二三千元，喇嘛畫師的收入，也不可輕視了。

辜鴻銘先生

訪辜鴻銘先生。侍者所引入的，是壁間懸着碑版地上鋪着地毯的廳堂。看去雖似乎是有臭蟲的地方，却不失爲瀟灑可愛的屋宇。

不等到一分鐘，有一目光炯炯的老人排門而入，用了英語說：「來得很好，請坐。」不用說這就是辜鴻銘先生。灰白色的辮髮，白色的長褂子，鼻的尺寸很短，面孔看去像是大蝙蝠。先生和我談話時，桌上擺着幾張的草稿紙，一號手執了鉛筆寫漢字，一號口若懸河地說英國語。這在如我耳朵靠不大住的人，真是便利的會話法。

先生南則生於福建，西則學於蘇格蘭的愛丁堡，東則娶於日本，北則居於北京，故自號爲東西南北之人。英語不消說了，據說還通法語及德語，可是却與新少年不同，不標榜西洋的文明。他諷罵了基督教，共和政體，以及機械萬能等等，見我穿的是中國服，說「你不着洋服，難得。只可惜沒有髮辮。」和先生談了約三十分鐘，一個八九歲的少女羞羞地

走到廳堂來。這是先生的小姐（夫人已入鬼籍）。先生把手搭在她肩，用中國語低說了一會，她就開了小口唱起伊呂波歌（日本四十七字母集成的歌——譯者注）來。這定是夫人生前教她的了。先生雖滿足地微笑，我却頗覺感傷，只是熟視她的臉孔。

小姐進去了以後，先生又爲我論段，論吳，論托爾斯泰（據說托爾斯泰曾有書信給先生過）。論來論去，意氣愈昂，眼愈如炬，臉孔愈像蝙蝠。當我離上海時，約翰斯握了我的手說：『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但不可不去一見辜鴻銘啊！』約翰斯真不我欺。我也有感於先生所論，問他既有慨於時事，爲甚麼不顧問時事。先生雖曾即刻回答，可是我終是不懂。只是無聊地重覆說『再出去試試如何？』先生乃憤憤地在紙上大書着說『老，老，老，老……』

一小時後，辭了先生的宅，步行回東單牌樓的旅館去。微風拂着路旁的合歡花，斜陽射着我的中國服。蝙蝠似的先生的臉孔，還在我的眼前不去。我當要穿出大街時，回顧先生之門——先生，幸勿見責！我在代先生欺老之先，還須讚美年少有爲的自己的幸福！

十 刺 海

中野江漢君所引導我去遊的，不止像北海、萬壽山、天壇等誰都去的地方，文天祥祠、楊椒山故宅、白雲觀、永樂大鐘（大鐘已半埋沒在土裏，事實上已漸漸地成了公共便所了）也都因了中野君的引導，得以一觀。可是最有趣的要算刺海的遊園。

雖說遊園並不是真有完美的園庭，無非是在大荷池邊用簾棚搭成的茶攤。在這裏面坐了二小時之久，中野君飲玫瑰露，我吸中國茶。爲甚麼這樣有趣呢，並沒有甚麼，只是看人。

荷花未開，繞岸的槐柳蔭下各茶攤中，有銜着水煙袋的老頭，有梳雙丫髻的少女，有與兵卒談着的道士，有賣杏的老婦人，有賣人丹（非仁丹）的，有警察，有洋裝的青年紳士，有滿洲旗婦——這樣一一說來，真是無限，總之，此身已像在中國浮世繪中了。旗婦頭上頂着黑布（也許是黑紙）做成的似髻又似冠的東西，頰上染着圓圓的胭脂塊，古風

得難以形容。和人招呼時，屈膝而不屈腰，把右手直觸到地，其樣子可說是奇異，也可說是有幽雅之趣。我感到不可思議的魅力，竟也想用了滿洲禮節對這旗婦去打一招呼。可是把這誘惑克制了，這至少是中野君的幸福。原來茶攤中禁止男女同席。我們所坐的茶攤中間也圍着一枝圓木，攆了女孩來的父親，把女孩放在圓木那方，自己坐在圓木這方陪她，喂她果物哩。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如果因了敬服之故和旗婦去打招呼，也許會犯風俗壞亂罪，被捉將官裏去的。中國人的形式主義，真也可謂澈底的了。

我把這事說給中野君聽，中野君把杯中的玫瑰露一飲而盡，才徐徐地說道：「那是了不得啊！有所謂環城鐵道者——就是那環繞城牆的火車。常築那條鐵道時，路線會有一部通入城內。因為如此就不能說是環城，於是在城中又新築一段的城牆起來，真是大大的形式主義哩。」

(丐尊抄譯)

原书空白页

附錄二 絕筆

致某舊友的手札

從來不曾有人將自殺者的心理從實的描寫出來，這大概是自殺者的自尊心或者自殺者對於自身心理的興味不足的緣故。我想在這封給你的最後的信裏，將這種心理，很明瞭的表現出來。際則關於自殺的動機，不妨對你不說。

列尼埃在他的短篇裏，曾描寫過一個自殺者，但這短篇中的主人翁爲什麼自殺，這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報紙的三面記事上，可以發見許多自殺的動機，譬如生活困難，病痛或者精神苦痛之類。但是照我的經驗，這些都不是動機的全部，不過是表示這種動機的過程而已。自殺的人，大概都和列尼埃所描寫的一樣，不知道爲什麼自殺的。這是和我們的行爲一般，含有複雜的動機；但在我的自殺，却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模糊的不安。

是一種難言而模糊的不安。你或者對於我的話，不能信用，但是我十年來的經驗，使我知道，和我接近的人們，祇要不處於和我相仿的境遇，對於我的說話，都聽作風中的歌曲一樣。因此，我也不想責備你……我在這兩年之間，儘想着死的一事。以沈靜的心境，誦讀馬埃倫特兒也在這個期間。

馬埃倫特兒用抽象的辭句，很巧妙的描寫着到死去的道德，但是我却想更具體的將同樣的事情描寫一遍。對於家族們的同情之類，在這種慾望之前，是不足顧慮的了；這在你看來，大概又是不近人情的話。但是假使說是不近人情，那麼我的一面的確是不近人情的。我對於一切，有非從實描寫不可的義務。我對於我的模糊的不安，也曾解剖過。在我的呆人的告白中，大抵已經將要說的都說完了。不過我對於我的社會的條件之內，對於影響及我的封建時代的事情，却故意的不會說及。爲什麼故意的不寫，這是因爲我們人類到現今也多少的生活在封建時代的影子裏的緣故。我在那裏打算描寫某種背景，舞臺，照明和登場的人物——就是我的所作的大概。

不僅如此，所謂社會的條件，因為我自己在這種社會的條件之內，究竟自身能不能夠明白，還是一個疑問。

我第一着想的，就是如何纔能毫無痛苦的死去的問題。縊死當然是和這個目的相合的手段，但我想像到我自己縊死以後的姿態，不覺感覺到一種「美的嫌惡」的奢望。我對於女人戀愛的時候，也曾因她的字寫得不好，突然失了愛情。溺死對於我們會游泳的人，也不是辦法，即是成功，痛苦一定要比縊死更多！縊死第一會使我覺到美的嫌惡；用手鎗或小刀，因為我的手的戰慄，都有失敗的可能。從高屋上跳下來，當然是很不好。因為這些緣故，我決意用藥品了。用藥品自殺，大概要比縊死更為痛苦，但這種方法，在沒有美的嫌惡之外，還有一種不致於有蘇生之危險的好處。不過要買這種藥品，在我當然是不容易。在我心裏決定了自殺之後，利用一切的機會，尋訪這種藥品；同時并想求一點對於毒物學的知識。其次我所着想的，便是死所的問題。我的家族們，在我死之後，非靠我的遺產不可。我的遺產，祇有一百坪的地皮，我的房子，我的著作權，和二千圓的貯金而已。

我擔憂將來要因為我的自殺而沒人來買我的房子，因之感到對於有別莊的富人們的羨望。你對於這句話，要覺得好笑吧！我自己對於這句話，也覺得好笑。但是事實上想到這裏的時候，深深的感着不便。一方面又不能避掉這種不便，我祇想自殺了之後，不使家族以外的人，看到我的屍體。

但是，我的手段決定之後，也有一半對於生的執着，所以跳進死裏去時的 *Selling board* 是必要的。我不像紅毛人一般，將自殺當做罪惡，佛陀且在阿含經中肯定了他的弟子自殺。而曲學阿世之徒，將這種肯定，解釋做祇能適用於萬不得已的時候，但是在三者眼裏看來，「萬不得已的時候」並不是悲慘無救而非死不可的非常時候。自殺的人，總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纔出於自殺的。在萬不得已之前，敢於自殺，豈可說非富有勇氣不可。做這種 *Selling board* 的，最好是女人。克拉司脫在他自殺之前，屢次勸他的朋友做他的「男的」同伴，拉西奴也想和莫利愛或樸亞羅同時到賽奴河去投身。但是我却不幸沒有這種朋友，祇有我知道的一個女人，想和我同死。但這也是成了一種不能

成功的計畫。在這個時候，我生了一種沒有Spring Board也能自殺的自信。這並不是因為沒有人和我同死，纔絕望而產生這種信念，實在是漸次變化成傷的我，想到了即使是死別，也該愛護我的妻子的緣故。同時我也知道了我一個人自殺，比兩個人自殺容易。此外還有我自己有自由選擇自殺的時間的便宜。

我最後所用工夫的，是不使家族注意而巧妙地自殺。這件事，在準備了幾個月之後，纔得到了某種自信。這事因為與對於我有好意的人相關，這裏不能明說。即使說了，也不能適用精神上的幫助罪的。（沒有比此更滑稽的罪名了！）假使這種法律適用起來，犯人不知要增加多少藥店，鎗砲店，刀店即使說不知道，我們人的意思，在言語或表情上流露出來，總多少非受一點嫌疑不可！

但是，社會和法律自己，都構成着自殺幫助罪的。最後，這個犯罪人有柔和的心臟，幫助罪不至於構成，這大概是確實的。我很冷靜地準備完了之後現在祇玩着等死。從此以後的心境，大抵和馬埃倫特兒的說話相仿。因為我們人類是人間獸，像動物一般的怕死。

所謂生活力，實在是動物力的別名。我是一匹人間獸，但是照我已經厭倦於食色看來，大約我的動物力已經漸漸消失。我現在所住的，是冰一般清澄的神經的世界。昨日晚上我和一個賣笑婦在一起，談到她的工錢，深深地覺到我們人間「爲生活而生活」的可憐！假使我們能够自甘永眠，那麼即使對我們自己不能算得幸福，也可認作和平。但是我幾時纔能毅然地自殺，却是一個疑問。不過，自然是永遠美的，牠一定在笑我既愛牠的美而却要做自殺的矛盾。自然的美，在我末期的眼中映着，我因爲比別人格外的觀看愛慕和理解，所以即使在苦痛之中，我也感到滿足。請你將這封遺書，在我死後幾年之內不要公表！我或者不像病死一般地自殺，也未可知的。

（附記）我讀了恩倍·特克來司的傳記，覺到自己要想做一個神的慾望，這樣的從前已經有了。我這篇手記，祇要我意識着，我是不自以爲神的，不，我是自以爲一個太凡下的人的。你如還能記憶在菩提樹下談論愛德那的恩倍·特克來司的二十年前的往事，我在那時候，已經是自以爲神的一人。

致家族的遺言

一、絕對不必使我甦生。

二、絕命之後，通告小穴君。(一)若在絕命之前通知，一則使小穴君苦痛，二則使世人不安。

三、假使被人知道是自殺，那可不必說，又別人不知道，祇說是中暑身死。

四、死後請和下島先生(二)商量辦事；假使被人知道是自殺時，將致菊池(三)的遺書交

付。致文子(四)的遺囑，可開封閱看，一切須絕對照遺書辦理。

五、將「蓬平的關」贈給小穴君，將硯贈給義敏。

六、遺言讀後，須立刻燒却。

(沈端先譯)

(註一) 靈家小穴隆一氏。

(註二) 芥川氏學友下島醫學士。

(註三) 菊池寬。

(註四) 芥川氏夫人。